

之時又問弩矢之制於人答云弩矢今不興用但置烟臺之上
或用捉虎仍略言張設之法今後攻守機械使入朝之人留心
聞見以備萬世且野人每伏騎兵方戰大呼衝突於是陣為之
動臣觀吳璘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我太祖征倭之時亦
以長槍結陣乞今置陣以彭排居前次長槍次銃筩使賊騎不
得馳突一備軍門蓋狄踰嶺以北三百里間高山大川土地沃
饒議者雖或以為言未可輕棄者也然欲守之則勢甚孤單賊
兵一邊直衝滿浦縻繫於此一邊自竹田峴而入或自虛空橋
而入徑圍江界則大嶺迤北烽火不屬聲援且絕甚危道也須於立
石等處特設一鎮堅築城子以宿土兵然後可以通大嶺之路
而江界不至於岌岌矣臣觀義州國之西門接待華人初面之
地也城跨山脊不多茅屋如指諸掌至為未便乞於鴨江東岸
高築長堤遍植柳樹以遮城基以壯形勢一護軍丁臣竊惟平
安道境連遼瀋撫綏之方不可不慮前朝之時歲一巡狩仍賜
租稅賜爵賜設以施恩威每科會試例取本道鄉試一人固有

意也今江邊防戍之勞不必更論赴京使臣前後相望例賜乾糧外路上私贈或至數十石食物倍之此非神運鬼輸皆迎護送軍騎載持馬受之如此一人一年或再三行夏兩冬雪頭畜斃死宰馬之骨連棄於路或有僧人代父兄而行者以之破產以之逃入遼蓋者不知幾千萬人臣見遼東志東寧衛所屬高麗人洪武年間三萬餘人及永樂時漫散軍亦四萬餘人今遼東戶口高麗人居十之三西自遼陽東至開州南至海蓋諸州聚落相屬此誠國家汲汲軫慮者也乞今後正朝聖節等使外謝恩奏聞諸使可停者停之不得已者順帶而行至於進鷹不別差人亦就付正朝謝恩等使其乾糧例賜外痛禁路上私贈又參布笠帽扇子乾肉魚外他物一禁以蘇一方民力且每率迎護送騎載持千秋聖節全羅忠清道平虜衛正兵取自募為之正朝之行慶尚道為之無時謝賀奏聞等使迎護送則本道為之騎載持則黃海道為之於是下三道之人一行授散官職一資平安黃海道再行亦授一資且平安道軍士有才力而無

騎馬者以本道牧場馬抄給且勤謹戍守而寒無衣者依前朝
征袍都監例以下三道監司營所儲布帛量給之且全除本道可
除貢物專以征戍之事責之而其三度戍禦無愆違者例授散
官之職以慰一方之心以休一方之力且臣於乙亥年出使平
安道見江界府糧儲甚少問之州官答云州人每載米穀踰嶺
至安州三縣等處換鹽以食若以安州等邑國庫鹽船載置水
上寧邊地面使江界人受鹽於此納穀於官則自然農牛戰馬
不至於疲弊而糧儲足矣臣其時獻策事竟不行臣又於庚辰
年奉使入朝之時道經安州問鹽之有無答云官鹽數百石處
處陳積以此推之他郡皆然臣又念方今西事未已恭徒江界
蓄積所當儲備江邊軍士贏糧之弊尤宜措置東路則於所陣
寧邊水上置鹽倉使江界渭原理山之人納穀本邑而受鹽於
此西路則於青山山城置倉使昌城碧潼朔州之人納穀本邑
而受鹽於此以所得米穀儲之州倉南道戍卒例給半糧以杜
流亡之弊以固防禦之事一閱軍士蓋京中習陣一月兩行誠

為良法但外方小縣之兵或不滿十數不能成軍而名為習陣
每月再徵徒為胥吏侵漁之資乞今後每歲春秋兩仲各聚巨
鎮留三日習陣及至十月分遣儒臣就閱于主鎮以行賞罰且
遠道軍士每率大閱不無往來之弊又諸道軍士一時俱集都
下亦非京外萬世之長慮也乞今後兩界稱前衛京畿江原黃
海道稱中衛慶尚道稱左衛忠清道稱右衛全羅道稱後衛而
兩界及慶尚下道外近道京畿江原黃海道除番上每年春等
來閱遠道忠清全羅慶尚道上道各一年秋節來閱 巡幸時
則親閱其處且外方習陣數萬軍具衣甲而行實非遠圖甲冑
則監司行部時親點監封次度巡幸時開庫以給如是則無借
點之弊而但弓劍馬匹每當習陣依式點考守令將帥亦皆論
罰為便臣到遼東觀教閱鼓噪大呼聲振原野近日習陣鼓噪
甚為啾唧乞令改之以嚴軍聲且陸戰則已矣水戰之事似不
講究亦甚不可乞今作水戰陣法及時頒之每月兩度萬戶習
戰春秋二仲處置使習戰至十月亦遣使習戰而無來閱之法

巡幸時則臨海觀閱

上嘉納之○司憲府啓安孝禮往者居父

喪服吉入闕論以不孝收奪告身而今除訓練副使公義何如
請罷之 傳曰予非以孝禮為賢也曩者與人論難出言頗直

故授顯秩激礪不直之人耳今聞孝禮所犯不可授此職也其
亟還罷孝禮初以軍資監令史業風水學又中庚辰年武舉為
人詭譎口給強其不知以為知語雜詼諧上每於燕閒令孝禮
與人論難固執所見大言不屈牽合傳會以濟其說 上常以

能優畜之○傳旨戶曹曰諸邑貢物授吏上送吏不即發程隱
於民間侵撓於民或有盜用者自今開寫貢物發程日一件授
吏一件報監司轉移戶曹如有遲留過限者先罪貢吏戶典載
諸鎮浦屯田魚鹽之數戶曹第其多寡賞罰然不明言幾石可
賞幾石可罰故一不舉行殊非立法勸懲之意自今據諸鎮浦
屯田魚鹽所出多寡分為三等其上等處幾石以上論賞幾石
以下論罰其中下等處亦遞降定數以為賞罰長湍縣開城府
居民役於西籍田者毋役他事○癸未 幸圓覺寺觀開基○

兵曹據都體察使韓明澮啓本啓平安道江界府楸坡口子自
罷慈城等諸邑之後為賊路要害之地咸吉道會寧府高嶺口
子則與野人雜處古鍾城行營則都節制使冬常居焉彼人往
來請並築石堡以嚴隄備且楸坡口子差權管守之然以非官
守不為久遠之計故防禦踈虞宜遣萬戶從之○江原道觀
察使進高城杆城等邑所出水精石○日本國對馬州平朝臣
宗彥七貞國賀築二州守仁保平氏盛安肥前州下松浦山城
太守源吉等各遣人來獻土物○甲申 召戶曹判書金國光
詳定諸司橫看國光習於科條上以諳鍊許之國光亦自任不
懈推移增損皆出其手然有錢癖為時論所少○傳于戶曹曰
軍資龍山江監各庫依松峴倉例壁外築牆軍資米有急則不
加舂而食今田稅米頗麤惡更加檢察平壤安州寧邊等邑軍
需累年露積日致耗損前後官吏知數者蓋寡令判官除他務
汲汲量數分給民間換收新穀軍資監松峴左右行廊庫盈溢
其下東行廊二十間西行廊十五間雜人居之無防火牆萬一

失火勢必延燒黠居人築防墻收後年田稅藏之訟邊諸邑軍
資久陳蒸米餽民改色黃海道路邊諸邑受弊多端田稅限年
輸納其邑○傳于吏曹曰守令遠為臺省者自今亦令交代傳
掌且都官官吏數數滯代斷訟無際考決訟多寡方許遷轉○
日本國西海道筑前州大宰府都督司馬少卿原朝臣教賴西
海道防州山口居住大內進亮多多良朝臣教之薩摩州日向
太守藤源盛久關西道薩摩州島津藤源朝臣持久上松浦呼
子一歧州守源高等各遣人來獻土物○乙酉領中樞院使安
止率止字子行全羅道耽津人中文科第二名調成均博士中
重試歷集賢殿副提學轉吏曹參判工曹判書以史事收告身
景泰六年召拜知中樞院事累陞領中樞院事奉朝請南歸遂
卒謚曰文靖博又多見文采直考終靖止忠厚善屬文楷書凡
作詩雜以俚語援筆立就片簡尺牘率以詩導意曾次悠然不
拘世情家甚貧蕭然不蔽風雨自號臯隱上即位召而爵之
時止年八十氣力強健上嘉悅作詩賜之止平生譽人之善唯

恐不及止素無子八十後於妾得一男賦絕句以示繼絕之意
及止卒題主官柳文通將書奉祀子嫡女壻黃孟粹以兒祿婦
翁所出沮之有誦止詩者孟粹語塞文通竟書之○先是內資
尹鄭六乙於輪對陳義州烏沒亭耕田之策下議政府議之領
議政申叔舟曰義州地脊民貧越江耕稼不可廢也右議政黃
守身曰臣赴京回還時牧使禹貢語臣曰本州地脊若祿越江
耕農民不聊生然烏沒亭黔同島則守護為難威化島則鴨綠
江歧流山抱水深難涉但旱則可徒涉處僅七八十步若浚之賊
不能涉如此則威化島可使耕農猶慮不虞則使麟山節制使
於農月領兵守護萬全之計也 從叔舟議○傳旨刑曹曰京
城內以屠牛馬為業號稱去骨匠者令五部管領坊里人家封
以告無時搜捕且盜賊亦依此例搜捕○先是以造圓覺寺遣
繕工注薄林重于忠清道伐木 上聞重擾民 命承政院馳
書于重曰汝初受命以無弊於民丁寧教之何要一時之功煩
擾乃爾其無弊畢役斯速上來○日本國肥前州下松浦三要

野太守源滿對馬州仁位郡宗信濃守盛家平朝臣宗彥八郎
茂世西海路肥前州上松浦神田能登守源德等各遣人來獻
土物○丙戌日暈○遣工曹正郎辛義卿于江原咸吉道宣傳
官朴植于慶尚道採銅 命承政院馳書于觀察使曰採銅軍
人量宜抄定但產銅之處民慮後弊多不實告曲盡搜訪期於
多採○丁亥判宗簿寺事南倫監察金宗直等輪對宗直啓曰
今以文臣分肄天文地理陰陽律呂醫藥卜筮詩史七學然詩
史本儒者事耳其餘雜學豈儒者所當力學者哉且雜
學各有業者若嚴立勸懲之法更加教養則自然成精其能不
必文臣然後可也 上曰諸學者皆庸流專心致志者蓋寡故
欲令子等學之此雖鄙事予亦粗嘗涉獵其門戶居數日傳于
吏曹曰宗直輕薄人也雜學予所留意也而宗直言之可乎下
彼司鞫問其情可也然既立輪對之法使之盡言而又罪言者
則言路塞矣其止令罷職又 傳曰宗直分何學對曰乃史學
也命勿學○日本國大內殿防長豐筑四州太守多多良教弘

遣僧通譯等來獻土物○倭護軍六郎洒文寺來獻土物○兵

曹啓大小人負箭幹並以朱紅為飾然朱紅非我國所產雨雪

則易致剝落請及秋等講武皆令添之從之○戊子受輪

對先是輪對者所言是則下該司施行上慮或有弊且重於

紛更傳曰輪對所言該司者欲使分揀取旨施行其前所施行者更錄啓

擬議施行○以金震知僉知中樞院事崔永濤司憲掌令○全

羅道敬差官丘致峒採順天府回回青相似石畫沙器燔造并

採康津縣青鐵以進○己丑日暈○以奉石柱權摯為左右廂

大將以居平正復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行上護軍宋處寬為

衛將誠之處寬皆儒緩無武才其為將戲之也臨瀛大君璆領

議政申叔舟仁山君洪允成隨駕左右廂先驅南山駕至

射場今月山君婷者乙山君諱今上射狐名擊石柱責不能

驅遂至七德亭又以韓終孫為中廂大將為三甲戰中廂逐左

廂左廂逐右廂以羽箭木槍相射刺三廂皆不能軍上親授

節度又不能皆令脫笠傳曰汝等皆功臣子欲用之今觀戰

勢皆不用人也以金磧為左廂大將鄭軾為右廂大將洪允成為中廂大將互相逐之允成欲刺磧潛遣銳將魚有沼等搜於左廂中磧知之棄大將旗變服隱於卒伍中有沼等覺而逐之允成即馳馬而逐磧離陣而走允成追及岸下以朱槍中其背

上望見大笑招允成及磧令允成進酒賜鞍馬 召諸將曰此乃戰也彼石柱等如兒戲耳○兵曹啓前此欲屢別侍衛甲士人嘗為軍士者則除取才故才劣者頗多然別侍衛非他軍士之例擬諸內禁衛請自今雖嘗為甲士別侍皆取才 從之

○吏曹啓平安道博川郡曾以人物彫殘革罷今考本道觀察使啓本人物阜盛并入居人六百餘戶鄉吏日守六十五戶官奴婢一百三十三口請復立 從之○辛卯命囚安仲敬金呂生金壽敬等子刑曹尋放之 上之待官寺也甚嚴少有違犯略不假借必下攸司以懲之故宦官莫得肆焉○咸吉道觀察使啓永興府捕獲青蘆花松鶻一連守網者不知其為鶻以致鏹羽生病即遣鷹房宦官鄭存療治之且令糾摘所經諸邑捕

鷹機械 命承政院馳書于觀察使康孝文曰今捕得松鶻解

網失宜以致生病此必採訪罔昧不能布置之故其鞫以啓○

壬辰圓覺寺基地卑下取土他處以築之軍人因掘土深入土

圮壓死者二人傷者五人事聞 上大驚傳旨義禁府曰圓覺

寺董役官吏蒞事不謹致軍人壓死推鞫以啓○命召上黨府

院右韓明澮都承旨盧思慎同副承旨尹弼商詳議徒流人可

赦者赦之○領議政申叔舟啓大倉未易遽就請姑造假家以

截田稅徐構大倉以緩民力 上曰江原黃海道今年田稅各

於州倉輸納亦停假家若何叔舟曰允當○刑曹啓前此宣頭案

只成一件截於內需所姦偽之徒如或追改或失毀則後日憑

考無據請令主掌都官作三件一件截于都官一件架閣庫一

件內需所以憑後考 命除架閣庫一件○禮曹啓今後平安

道渭原郡請鑄送郡事之印又啓今革咸吉道三水萬戶陞為

郡請依他郡差遣教導皆 從之○癸巳 召臨瀛大君璆南

陽府院君洪達孫仁山君洪允成清平君郭連城等入內又

召孝寧大君補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兵曹判書尹子雲戶曹判書金國光等設酌○先是上作宮內及內侍府條章令宦官等習之至是講之皆不通命奪林童宋重李存命金呂生等告身降李孝智安仲敬等職一階孝智仲敬時爲承傳統察闕內事○賜貞懿公主米一百石○甲午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忠清觀察使曰還幸所御館舍許人入處○先是有入與慈壽宮貴人朴氏訟奴婢于刑曹刑曹啓具不當請屬公命與貴人○命以司僕馬十匹放于昌德宮後苑○判慶源都護府使薛丁新上言曰臣素無智勇粗習弓馬盜名武舉筮仕盛朝無運籌制勝之才無攻城略地之功而位已顯達揆分偷涯誓欲老死邊陲仰答聖恩之萬一歲乙亥八月爲平安道都鎮撫丁丑九月遶來戊寅二月拜全羅道處置使庚辰二月得代四月拜義州牧使十一月解任領軍昌城防禦卒巳三月還京六月拜甲山府使去四月還京仕宦以來臣之在輦下者不過數年今欲乞骸歸田以終餘年伏蒙擢置樞府兼帶衛將

昵侍左右貪戀寵榮龜勉遂巡今又不棄俾授巨鎮宜聞命
即行以盡許國之誠然介冑之士貴於壯勇臣今年逼六旬又
得下血之疾氣力已耗雖欲勉循息命恐誤大事且臣之子女
四人年俱壯大臣妻宿疾臣亦長年在外緣此婚嫁皆失其時
如欲畢婚嫁而赴任則子女數多不能及期成事臣又悶焉伏
望 聖慈許解臣職不勝至願 御書勉從卿意○丙申 銜
思政殿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
澮左議政具致寬石贊成朴元亨左參贊崔恒工曹判書金守
溫行上護軍宋處寬吏曹參判洪應藝文提學李承召仁順府
尹韓繼禧工曹參判姜希孟承旨等八侍 召都鎮撫郭連城
金碩等令疊擊鼓入直軍士皆衣甲而至兼司僕內禁衛列於
殿內庭其餘軍士列於殿外庭 命饋酒時明澮將還平安道
賜弓五十張授事目曰一凡干聲息不問緊否必使報卿知道
一兼獵觀兵豐探道路不務殺敵撫綏歸順者問罪逆名者一
多備江船為百萬渡計一清野疊入常伺致死者並諭論賞特

例不出數年盡敵而止一此外節目卿自處置上信重明澮
兩界防禦應變諸事皆委之明澮亦知無不為竭誠奉公僚屬
皆朝廷之選奏請之事上必從之○講生貞朴致康等五人
經書○丁酉桂陽君增率停朝市三日舉哀上悼甚徹肉膳
時上稍不豫不受常參數月都承旨盧思慎啓上體未寧
請御肉膳不允賻米豆并一百石紙二百卷正布六十匹白
苧布白絲紬各十匹石灰六十石增字顯之世宗後宮慎嬪
金氏出也世宗絕愛之增好學不倦工書上之即位也有
佐翼功上重之俾出納庶務思顧益隆及增疾上遣內醫
治之無所不至竟莫能效增娶韓確女生三男三女長男禮寧
原君次灑江陽君餘皆幼增性端雅義容儀善談話待人接物
謙恭未嘗以貴勢自矜至是因酒色而卒○咸吉道都節制使
康純啓會寧鎮城底住韓朶里萬戶馬加弄哈告曰吾入東良
北密問入寇虛水刺者中東良住兀良哈多良哈將家多陽哈
朴加別羅住者里伐引住愁虛大等請率同里人到虛水刺洞

遇體探人五名射二人又多良哈等言曰甲山郡人家布散為
寇甚易臣已令鏡城以南甲山諸鎮謹烽燧遠斥候嚴守禦以
待變○戊戌日暈○都體察使韓明澮辭還平安道○先是吳
凝下柁為全羅道敬差官搜捕盜賊無慮數百械繫拷訊稍嚴
急其餘儻怨之劫掠凝家本道觀察使以聞 上慮賊儻未殄
更遣內資尹鄭六乙往捕之仍諭全羅道觀察使成任曰前日
所捕賊人逃漏者尚多卿為一方統察懵然不為之慮殊失委
任之意宜急布置發軍搜捕以啓又 諭慶尚道觀察使尹欽
曰今聞全羅賊儻逃往道內潛行草竊卿統察一方何不搜捕以
除民害宜急布置發軍搜捕以啓○傳旨禮曹曰士大夫家成婚
納絲母得用絲段外方使臣褥枕寢帳亦禁用絲段諸司南行
官員毋得開印蓋因輪對有是命○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
職肥前州小城千葉介平朝臣元胤肥前州上松浦九沙島主
藤源次郎西海路豐州太守大友八郎源朝臣師能對馬州守
護代官平朝臣宗右馬助盛直等各遣人來獻土物○己亥

名議政府及六曹參判已上議布幣經印楮幣行用箭幣設立

便否出 御製泉布論及 傳旨示諸宰泉布論曰假如欲作

奇技淫巧眩惑愚目而專利者是絕天下之生命者也問何故絕天下

之生命者曰無貴賤貧富有無互市是生之道若富者作玉

杯象箸必與富者相遷而貧者不得與交易此貧者絕命之也

國家因微薄之物作廣用之貨者所以會貧富共生命者也

負窮者不便布帛是自絕生命者也故國家之立幣小而大富

商之怨幣深而淺 故民生之用而制其財民不因而用王杯 因其財而制

其利在利權 因其利而定其禮富商之利係於國富商不得用五

舉目張無喻分 莫不隨方順情諸國人情 便於上下家國無弊

耳一五升以下布經印勿禁無印布一楮幣仍舊一箭幣 御

書又曰布幣經印雖古今天下之通法而貧窮之民忙忽而罹

罪辜者多富強之徒騁詐而毀國法者衆今後勿禁無印若收

贖身貢餘錢等事與楮幣並用其 傳旨曰布幣納官及告官
行用外民間自中交易雖無印勿禁諸宰覽訖議曰箭鏃常用
之物為幣則人皆收用故易致散失勿行為便 上曰歷代用
幣不同皆隨時而用之箭幣雖古人所未用然有益於軍國不

可不行也後竟用箭幣○領議政申叔舟等請 御肉膳 傳

曰予方軫哀戚之懷安可遽食肉耶叔舟等更請曰喪禮在上

當殺且桂陽君在早幼之列何必終其服乎 傳曰過三日當

進肉有頃 御養心堂盡召諸宰引見議事夜二鼓乃罷○日

本國藝州海賊大將藤源朝臣村上備中守國重關西路九州

都元帥源教直對馬州平朝臣宗彥八郎茂世守護代官平朝

臣宗成直平朝臣宗彥九郎貞秀平朝臣宗彥七貞慶等各遣

人來獻土物○庚子 御養心堂召東國通鑑廳堂上郎官等

問其粘編節次 親授凡例○承政院以藝文直提學李永根

擬全羅道捕賊敬差官 上曰藝文之員豈能辦此事乎宜改

之更以承文院判事芮承錫啓 上曰承錫孱弱之人也又以判

宗簿寺事鄭自洋判司僕寺事朴徐昌義禁府知事崔有臨

啓 命遣有臨○辛丑 上與中宮幸七德亭先使左廂大將

朴仲善右廂大將李德良中廂大將魚有沼等打圍南山 命

召領議政申叔舟仁山君洪允成等今三廂陣於江邊作三甲

戰以觀之。上以司禁不辟雜人繖扇差備忠義衛不在。御
所大將李德良屯軍不戰。宦官宋重林童金壽敬等不禁雜人
司鑰朴般者醉酒失度。命同副承旨尹弼商仁山君洪允成兵
曹判書尹子雲等就亭前各杖一百。尋傳曰外官等姑勿杖
之。兵曹自有論斷。○男女十餘人呈訴狀。上令尹弼商語之
曰如殺父母事則汝等宜訴於予。其他訟事則有司存焉。予安
能一一親決。有一侏儒言妻巫女役於東活人院無以為生
上哀賜衣一領。命除妻役。○壬寅御序賢亭壽城正昌領
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仁山君洪允成兵曹判書尹子雲
工曹判書金守溫仁順府尹韓繼禧都承旨盧思慎等入侍
召衛將鄭山彙成均主簿曹幹等講兵將說。上曰幹英銳之
士不可置之成均館。館乃腐儒之藪也。處之一日則有一日之
腐。處之十日則有十日之腐。其速逆之因。謂思慎曰不必召吏
曹為也。汝於予前銓注可也。上以衛將類皆庸流。欲改之曰
居平正復稍可用。閱叢雖愚戇然其質頗堅確亦可用。其餘皆

改之以判司僕寺事朴徐昌義禁府鎮撫崔有臨行司正鄭承
重部將李義堅等皆陞座目為衛將有臨自固城縣監遷義禁
府鎮撫不數年作堂上官宰相有曲薦之者承重無長才義髯
容長而已亦宰相之薦也○癸卯 上欲觀功臣子弟賢否
命承政院錄名以聞乃錄鄭麟趾子崇祖申叔舟子瀟等三十
五人以啓 命每一日二人依承傳宦官例出納公事○甲辰
地震于全羅道光州慶尚道金海降香祝行解恠祭○先是江
城君奉石柱婢夫金末生居忠州受蔚山貢吏米布私自用之其
吏與石柱之奴訴於石柱石柱欲徵米布於末生乃誑言曰其
米布本我之物而汝自用之奪末生船授其伴人朴根後末生
還偷其船移置注乙浦久之卒叅判李延孫妻尹氏聞此船無
守者使奴取之送到龍山江朴根偵知而尋之拿守船者二人
告石柱石柱又遣伴人往尹氏第捕其持船去者歐之有傷且
曰吾船載蓋四十石大木二條汝置何處乎告刑曹而訟之尹
氏憤之遂上言曰無主船流過家前家奴取之石柱遣人搜

捕女家侵凌之至子女驚惑不勝痛憫 命招石柱令承順君溥
戶曹判書金國光問之石柱答曰捕得盜船者不敢不歐遂言失
船復得之由 命留石柱于忠勳府直房 命承順君溥戶曹判
書金國光鞫石柱溥等拿問朴垠金未生等以啓曰石柱本以詭
計取船於末生又以威力侵凌於尹氏又誣船上載物冒訴
於刑曹 上御忠順堂召溥國光仍招石柱傳曰汝之船有
人取去而捕之則何不付官而私自縛歐乎刑賞出於人君汝擅
刑賞之權乎李延孫妻中宮姊妹汝何遣人搜捕於其家乎且
其船之所出又何不正乎汝以予之功臣不能遵奉國憲屢觸
罪網以辱盟主於汝心安乎汝前為處置使有犯賊醜聲其
時朝論紛然汝何不有愧於心乎前者予作木瓜聯句以警汝汝
今忘之耶 聯句曰 木瓜 樹帶含憤蜂泥昏智蓄 汝恃其功臣耶
汝若如此犯憲不已則削汝於勲籍黜汝於勲府亦在予處置
汝何不懼耶今日之事予不付之有司而召問於政院欲不彰
汝之過也汝乃予少年相知且為功臣汝雖有罪予何心罪汝

法租界... 卷三十一

十一

王音丁寧不已石柱猶不服罪言頗不遜上怒曰予之教汝

無所不至汝何反出怨言歟甚矣汝之無恥也汝面上裹牛皮

幾重乎汝決不可立於朝廷也有頃命出傳于吏曹奪石柱

告身下朴根金末生于義禁府更鞫之上謂都承旨盧思慎

曰如石柱之輩用之何處朝中亦有如此一二輩子將不用之

矣良以國光等乃退石柱性貪鄙求富無厭自為功臣惟務貨

殖所為多不法○遣仁順府尹鄭忠碩如大明賀聖節○遣通

事張有誠管押被擄逃來漢人表阿失羅等二人解赴遼東○

乙巳都體察使韓明澮馳啓野人都督李古納哈等到滿浦告

曰李權赤及浪巨具甫下土等率軍五百欲寇義州否則勦截

入朝使臣即令江邊諸鎮整兵待變命下議政府議之領

議政申叔舟等議作事日以啓一選義州及附近諸邑精兵五

百令禹貢孟得美閔孝源金奉元李近孝朴壅辛柱李拱洪永

河尹末孫等十人各將五十不相統領護送聖節使至通遠堡

而還一諸將輕兵往還毋得多挾輜重一江界節制使魚得海

與滿浦節制使洪貴海領所部兵及各口子兵自滿浦到江理
山郡事金壽堅與謂原郡事張瑞領所部兵自理山到江觀兵
上允之仍諭韓明澮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都觀察使金謙光
等曰可依事目施行因勢變化在京○忠勳府堂上蓬原府院
君鄭昌孫及申叔舟具致寬朴元亨崔恒權攀等啓曰奉石柱
前為處置使身犯贓污 上曲恤不罪石柱略無悛心歐傷人
物侵辱議親宰相之家且以詭計奪人船貪污莫甚此而不懲
誰畏國法且於 親問之時不以實啓罪尤重焉請加重罪以
懲後人 傳曰功臣收職牒已過矣何復更議昌孫等固請不
從○丙午 御養心堂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左
議政具致寬左參贊崔恒仁山君洪允成工曹判書金守温吏
曹參判洪應仁順府尹韓繼禧工曹參判姜希孟等入侍 旨
士學人講所學律呂學魚世恭講律呂新書醫學李吉甫講素
問皆通其不通者頗多又出御製泉布論示諸儒令各陳所
見魚世恭奏對明下 上異之問於叔舟曰誰耶叔舟對曰孝瞻

之子也謂世恭曰汝可取人也 命進酒地理人安孝禮者強
其所不知以為知 上令諸儒迭相詰問以屈之世恭及李
永垠等以數言折之孝禮雖自知理屈猶強聒不已 上悅令
鄭自英曹幹等或以理學或以陣法反覆窮詰孝禮語類能優
舉坐皆笑 上亦大笑令饋諸儒酒允成啓奉石柱性甚貪暴
前日屢犯罪曲蒙 上恩得立于朝而略無懲艾有一女以奸
罪囚義禁府石柱貪其財色謀欲作妾備給贖罪之物其無狀
如此今有重罪乞加罪責以懲後來 不允○是日 上與申叔
舟議又作護送聖節使事目曰一魚得海等渡江隨宜田獵或
登高望賊屯落山川險夷或探賊路迂直使賊知為他日可
舉之計一義州被擄逃來人小豆未金凡伊等送付魚得海等
使指道路一若滿住之人還則毋入陣中厚饋即送詰之曰幸
渡江打獵耳使賊莫測一行路時使守方物毋得先後行一十
將同心毋得爭功爭是雖有大恨必相笑語一毋得執不相統
領之語見善從之一下營時東面孟得美尹末孫南面閔孝源

朴擁西面金奉元辛柱北面李近孝李拱中禹貢洪永河○丁
未傳于承政院曰昨日講七學人內擇穎悟者令於今日畢
讀兵政陣法兵將說等書以備顧問上不豫常在養心堂
引見臣僚論說理學或至夜分以資談笑曹幹與孝禮論陣
法方圓曲直之理孝禮錯對上甚樂聞故有是命○傳于義
禁府司憲府刑曹曰金宗瑞尹慶恭李命敏李賢老李耕暉元
矩趙蕃金衍高德稱黃義軒仲銀鄭孝全朴季愚趙順生鄭奉
趙完圭佛連河緯地朴仲林成勝朴靖宋石童金文起柳誠源
權著金堪李智英鄭冠安祐崔得池崔斯友李昊張貴男奉汝
諧黃善寶存者趙清老千同李徽鄭有才宣孝章卓繼仲山等
叔姪並於外方任便居住其餘雜犯人放送又傳于吏兵曹
曰不忠不孝外收取告身及降資人告身並還給○司憲府啓
奉石柱之罪所當痛懲只收告身未便上曰功臣收告身足
矣○戊申司諫院啓奉石柱嘗為全羅道處置使所行多不法
罪在不宥而過蒙上恩猶在朝列所當改行易慮而所為若

此豈人臣之行也至於 殿下親問之時巧飾欺罔今雖遠

無以懲惡請下 攸司窮詰情狀以正其罪 不允○御養心堂

召諸儒講兵法○舊例武才都試開場日賜酒樂是日開場於

訓練觀前所啓宣醞劄子日晏未下承政院復啓之 上曰今

已日晏猶可及乎承旨啓宣醞已到訓練觀只待命耳 上曰

昨所啓劄子承傳宦官淹滯不啓且該司不待命而送酒肉皆

不可也命因宦官安仲敬及司宰監內資寺當該官吏鞫之○

已酉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八道觀察使曰惡虎豹多害人畜何

不以時捕獲須益設機穽務要捕獲○又馳書于京畿敬差官

柳自漢忠清道申渙黃海道申濼慶尚道鄭活全羅道李淑城

平安咸吉道採訪別監令審諸邑機穽以聞時自漢等各以事

奉使于諸道○庚戌遣兵曹佐郎崔敬止于全羅道徵秋等謹

武軍士○御養心堂召議政府六曹參判已上議軍籍又召李

瓊全等講論經書○九月辛亥朔宗親等問安 御養心堂引

見召左參贊崔恒工曹參判姜希孟仁順府尹韓繼禧及右承

旨李坡設酌講成均生員朴致康等五人經書○放都官定屬
奴崔涇○傳旨刑曹曰瑤瑜奴婢及內需所奴婢犯罪定屬者
並還屬內需所○壬子御養心堂命崔恒韓繼禧李承召刪
定兵將說註令姜希孟任元濬鄭自英李永堤等考校○命兵
曹判書尹子雲都承旨盧思慎水原府使姜老議給軍士助丁
○吉昌府院君權擘以病常在家是日以陪母往開城府來辭
召八內令進酒遣之命承政院馳書京畿觀察使令厚辦供頓
擘自病久不出至是祀于松岳畫室而行留連數日遂祀紺岳
適有風雨世傳紺岳山神乃唐將薛仁貴也擘語神曰神是唐
家之將我為一國之相雖先後不同勢亦相當何相迫乃爾巫
作神語怒曰君敢與我相抗及還而病時以為恠擘不好佛治
家以禮而瀆神如是人頗訝之○全羅道古阜船軍林陽茂金
堤鄭連等五人詣承政院密啓曰羅州牧使宋益孫潛有異志
連結古阜郡事柳晡興德縣監金徽井邑縣監李文饒茂長縣
監由峻潛通於南陽府院君洪達孫謀為不軌蹤迹荒唐且益

孫有悖逆之言故來告耳 命義禁府都事洪剛往羅州拿益
孫及判官崔昕首吏各一人來知事鄭忠源拿晡微文饒峻及
事千古阜人金得精尹毛隱論伊南原人孫公孫成已僧弘識
書負崔守萬益孫奴金金等來又 命囚林陽茂等於義禁府
以待益孫之來○司樽院提調啓本院多藏金銀酒器幹辦事
不仕本院未便請自今常仕依他褒貶 從之○癸丑 御勤
政殿設養老宴如儀諸大君坐於殿內東大內殿使差後坐侍
宴宰樞蓬原府院君鄭昌孫等及老人中樞李邊等以爵次閒
坐於殿內西倭人五十餘坐於中階之東妓工人作定大業保
太平之樂王世子與宰樞老人以次進酒○承政院奉 旨馳
書于江原道觀察使令給鐵原府居檢中樞韓方至米五石方
至鐵原吏也自 太宗朝於講武時善導引免役除職累遷至
僉知中樞院事 世宗朝以老退居至是來赴養老宴 上問
其所願對曰臣家貧欲得米耳 上憐之有是賜○甲寅都體
察使韓明會據滿浦鎮節制使洪貴海呈啓野人中樞李豆里

挈其妻子來告曰欲移居皇城平但新徙計活專仰貴國答曰
非我國請汝也汝等慕義累請移居故 殿下嘉汝投順許之
耳且汝父為都督麾下甚多汝若誠心歸順則家舍器皿亦足
自辦奚待我國豆里曰吾等本無奴婢生理又寒肆不能備若
蒙上恩得構舍又得糧則後日生業何賴 上國答曰是在
國家處置 召議政府堂上及仁山君洪允成兵曹判書尹子
雲會賓廳議之下 御札曰豆里之欲移來皇城平無他意但
欲覘我動靜以告同類耳宜却之曰汝父兄皆都督汝弟亦多
汝何因欲獨移來乎且中朝所禁不可許也如有誠心効力則
自有特例之事矣不然兵鋒擾擾未暇迎接入獵之事不必分
入亦不必待赴京行次豆里去後須當一二度觀兵叔舟等曰
事目曲盡更無可議但韓明澮丹腫復發宜安心調理不可委
以邊事請明澮病愈間令節制使楊汀節度本道兵務 上曰
可乃諭明澮曰卿調理未久為國遠行遂致復發追悔不留卿
耳今慮卿以邊事關心姑令楊汀節制本道兵事卿須安心調

理又諭楊汀曰韓明澮病未差愈卿其節度本道軍務又令
從事官許琮魚世謙吳伯昌往聽卿指使○賻慈壽宮尚食鄭
氏米豆并二十石紙七十卷紅絹生絹各一匹正布十匹棺槨
油菘○慎嬪金氏卒 賜賻米豆并七十石○乙卯日本國二
歧州上松浦益津留觀音寺看注宗殊對馬州宗右衛門尉盛
弘上松浦呼子一歧守源高一歧州真弓兵部少輔源永五島
守久守源勝對馬州平朝臣宗彦七貞國各遣人來獻土物○
下賊人咸已等于刑曹夜有叫盜聲徹大內 上聞之即命承
傳宦官率入直軍士捕之遂獲二人餘皆逸分遣宣傳官守城
門捕搜閭里○咸吉道觀察使啓永興文川高原等處自六月
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大雨水漲漂流溺死男女共二十九牛五
十五頭馬十五匹○地理學崔揚善上言曰伏念皇運大開天
機特發全有注佛山下出見強龍天子地皇宮之肉十六強龍
分列左右六龍御天之德廣大包容之氣人世罕遇之慶古所
未有禎祥之興世無達士臣不敢忍視以強龍形勢圖畫進獻

○傳旨于兵曹曰自今甲士別侍衛取才並試步射二百四十步鍊才則仍舊○檢校判漢城府事楊脩上言曰臣年至八十三曾無寸效職至貧憲過蒙 聖恩死有餘感但臣獨子前護軍有宗年將六十至今無後臣生蒙聖恩死無依歸有宗妾子孟渭今後補充軍伏望許通仕路以為小臣身後之計 命去官○丙辰 御養心堂左叅贊崔恒藝文提學李承名都承旨盧思慎等入侍議事成均司成吳伯昌以都體察使從事乍辭名入與語傳曰可人也可令掌兩界徒民事授諭書事日以送 諭楊汀韓繼美曰審吳伯昌賫去事日同議審啓其事目一松江諸鎮空閑可耕之地并其地品無遺審量一今年將徙本道者一百七十九戶松江諸鎮分居事預先布置一松江諸鎮口子戶數丁數考錄并錄逃漏加現一諸鎮口子城廣狹考錄一越江可耕之地訪問并審一已起耕田地考錄一口子并合便否審定一諸鎮口子自守士兵考錄○時議以平安道江邊口子單弱不能禦賊欲撤之以合於諸鎮下 御札云平安道當賊初而兵事尤急常以南兵入戍

無故自疲沿邊之民日耗於逃擄諸將未聞逐賊其故何也不務
實邊不恤邊民多設口子故也夫所以置鎮列戍欲以相援也冬則
入保夏則出農軍兵守護江外不碍耳口子實無所用假如江界
千兵設百口子則賊十一人一舉盡擄矣節制使雖曰吾有千兵實
有十兵而已是故移南民以實之撤口子以強之黜兵田獵征伐不
休以鍊士卒宣威沙漠何可自疲日耗臨敵昏惰罔知所措乎仍
示崔恒等曰昨會議紛紜予撮其大旨而書之以定其議耳卿等詳
覽焉又示儒臣曰予之所以示汝輩者以汝輩皆予所養育者也又
命講論邊事及經史縱橫出入以觀其氣象又召李永垠曰汝居
諸儒之首每事輒先論對可用人也○行上護軍李宗孝上言
曰臣歲在壬寅始仕 聖朝但以弓馬末技濫承 列聖謬知
出入中外位至二品恩至渥也感激罔涯欲勤宿衛以報 聖
恩之萬一然臣父早逝臣母年今九十有一臣弟四人相繼淪沒
老母獨居于外臣若侍衛以曠甘旨情切倚閭臣母餘齡無幾
臣實痛悶伏望諒臣愛日之誠 命罷臣職俾養老母 上傳

于吏曹曰差其母所居近邑守令○刑曹啓中部甲士副司直
安慎之金石堅等於所管軍士收綿布人二三匹供辦酒肉請
依大典杖慎之等六十罷職充軍徵所收布給主從之○丁
巳中宮御思政殿設養老宴如儀○上御養心堂左叅贊崔
恒藝文提學李承台仁順府尹韓繼禧等入侍台讀兵書入
李永根等講御札平安道口子革去事目○風水學訓導崔
演元等上言曰白岳明堂背壬向丙而宮闕則子坐午向今楊善
臆稱丑坐未向有六十壽父無六十壽母不宜久住承文院坐
地乃是真正明堂也移其臣庶之家請營宮室不知前賢所論
曾若是乎厥初建都營室之始皆以燮理大臣等典領日官精
覈古籍審察形勢卜宅定基政府六曹亦同僉議上親幸決
定至今綿綿無替豈有當時執事大臣掌任日官等不若楊善之
心而輕忽國家重事哉承文院坐地以為真則青郭楊曾之賢
反為癡師而不及於楊善矣殊不知楊郭之橫行天下其言至
神而應如影響則豈有不及楊善之地理哉楊善之地理亦非

生而知也必祖於青郭而宗於楊曾也今揚善執泥臆度務為
取勝拘於詭恠不經之辭屢次上言變動 天聽臣等裒集諸
書閱其前賢所論之旨參考地形逐條以聞至玄論曰真龍優
游真穴隱奧疑龍經曰千里來山只一穴正者為優旁者劣支
山有穴雖有形不若幹龍為主精以此觀之白岳優而為幹承
文劣而為支則白岳為正而承文為傍明矣疑龍經曰蓋小
支龍氣脉短又曰幹長支短力難爭又曰又如大樹生小枝小
枝易疲大枝肥大枝分奪全氣去小枝不伐自衰羸白岳以幹
而特大承文以枝亦小則白岳全奪其氣承文不伐自衰蓋可
知矣疑龍經曰花穴最是使人迷後龍端妙朝又奇癡師誤認
此花穴不知真穴秘中垣又有花穴無人知龍虎外抱左右隨
蓋緣正穴多隱秘或作釵鉗或乳垂又曰虛花左右自有情仔細
看來祇正形虛花作穴更是巧仔細觀來無甚好以此觀之承文
院坐地左右有情作穴是巧主山端妙朝山又奇不論幹龍支龍
不審四神高低以不經庸俗按圖而言之則果如真矣以前賢之

旨參地形而觀之則白岳明堂寬平隱秘荷葉之形蓮葉獨尊
坐鎮而為關之主則白岳為真而承文為花明矣斷制粹言篇
曰山形出貴是貴相平小之形一代旺疑龍經曰重重包裹蓮
花瓣正穴却在蓮花心朝迎護從亦有穴形穴難成有優劣白
岳尖岫出貴如蓮之未部明堂重重包裹隱隱隆隆而既以為
貴則承文院坐地以護從之山平小而淺近雖若有情豈非為
花而旺於一代者乎明山寶鑑曰大凡富貴之地多是奇形異
穴人所不識者也如左回右抱形穴分明衆人皆以為好者特
小小淺近之地未足為富貴大地也斷制粹言篇曰小地雖然
亦小發未及二世亦歇滅到此方知小易衰大地富貴世不絕
捉昧賦曰大官大富之地寬緩而發遲至於弊棄也亦遲小官
小富之地緊拱而易速至於退敗也亦易又曰又如人之巨室
焉寢處之所必在堂奧之中以穴喻堂奧則自堂奧之外皆是
餘氣疑龍經曰大凡陽宅要穴大寬闊連綿又平快如此方為
陽宅居窄小難容君莫愛以此觀之陽宅之地寬闊平快以為

貴則景福宮明堂是祿貴者乎窄狹伍小以為凶則承文院坐地是祿凶者乎大凡大地發遲而廢亦遲小地發速而廢亦速則白岳明堂寬大而平正此祿廢遲者乎承文院坐地窄小而局促此祿廢速者乎白岳明堂奇形異象而人所不識藏車隱馬而隱隱隆隆如在堂奧之中則必以是為真而為貴也承文院坐地支中又支而形穴分明窄小淺近而人皆為好如在堂奧之外則必以是為花而餘氣也捉脉賦曰龍強從龍虎強從虎我都形勢虎強而龍伍則景福宮為真尤加明矣况雷霆震裂龍神驚散之地先賢所大忌承文院藏書閣曾經雷震而傷龍無氣之地豈可用之宮闕乎地理門庭曰子不離母所以認正脉也乾以乾應坤以坤應李淳風小卷曰乾以乾應坤以坤應石以石應此其正應也祿正應不必相之縱或成就亦小可衣食指南詩曰貴山高聳貴人峯尊重堂堂立衆中明山寶鑑曰頓起尖峯定玄武便是真龍主山撼龍經曰亦有高峯是玄武玄武落處四神聚又曰搖掉向頭忽峯起定有真龍居此地

神藏經曰若萬乘之尊也玄武之尊隆也疑龍經曰正龍高拔侍衛低

又曰大凡大形如何斷如此至尊坐明堂坤鑑歌曰明堂自古

要寬平完完中堪立萬兵穴法秘要曰三陽不促明堂為內陽

陽是為三陽今此明堂三角山自北向南而來為祖宗下作一

峯腰更起普賢兩峯一高一低陰陽相見而為父母自此而羽

翼左右檣棹向南帳幕重重收斂後氣擁抱東西中有大幹龍

逸邈而來入酉為白岳祖宗坎山而入首亦坎山祖宗石山而

入首亦石山子不離母而皆作正應成金盤荷葉之形而如蓮

葉之尖秀若萬乘之至尊坐鎮明堂此非關闌之主而山水之

所朝者乎捨此大幹正龍以支中又支而偏小局促之地以為

真龍正主則前賢所言正應玄武之論為如何哉說者云白虎

高峻青龍位弱內龍稍聳以為欠也坤鑑歌曰白虎峯起名藏

庫指南詩曰龍位虎勝皆無害但要山峯合吉形又曰有龍無

虎多為上有虎無龍亦不凶若有外山連接應分明朝穴樞相

連疑龍經曰龍虎背後有衣裾此是開闡拜舞袖至玄論曰

大氣既鍾支節不害白岳左臂之內又分小支而作內青龍其背
又有支足則所謂龍虎背後有衣裾此是關闌拜舞袖也右臂
雖強峯如櫃庫為武曲吉形則所謂龍佗虎勝皆無害但要山
峯合吉形也而况外青龍重複回轉與木覓交關水口而峨嵋
山鎮塞關門雖若龍低而內龍稍背安有凶咎哉所謂大氣既
鍾支節不害者也說者云南大門束脉佗平為欠也疑龍經曰
客山千里來作朝洞林照膽曰案山所見之方來朝而秀者為
應龍指南詩曰案外正朝峯挺秀文章功業振朝中白岳右臂
回轉蹲踞次作平岡更起木覓為朱雀而來降回鎮水口正合
仙宮白虎為案也其作平岡之地冠岳山自俗離山遠遠而來
朝此所謂千里來朝案外峯挺秀也若無此岡而木覓遮障不
見外朝則寶鑑所言三陽之全入式歌所言近案須低遠案高
一重案比一重孫者為如何哉疑龍經曰明堂寬大氣寬大案
山逼迫人兇頑案來降我人慈善我去伏案貴人賤承文院坐
地主山低下而伏於案山案山高峻逼迫而不見外朝則此非

人克頑貴人賤者也考閱前賢所論之旨而觀之承文院坐地
為假為花而景福宮明堂為幹為真昭然可見矣恭惟我 太
祖康獻大王肇開景祚天錫漢都山水之所朝者唯白岳而已
以中正大幹之龍其尊無對今此明堂非從地利之所宜亦人
情之所合古人云氣既鍾支節不害若是大氣所鍾之地雖有
小小之瑕安有凶咎哉固無害於吉氣誠萬世之丕基也臣等
才菲揚郭學未知方陰陽風水之理匪敢有知然承不諱之問
安敢嘿嘿肆撫前賢之書間亦竊付臆說敢陳伏望聖裁○
戊午 御忠順堂召吏兵曹令注擬以梁誠之為吏曹判書韓
繼美西原君崔永潐行司憲掌令註武經及撰醫書類聚人並
加一資堂上官代加子婿弟姪○以西原君韓繼美為平安黃
海江原道軍籍使知中樞院事鄭軾慶尚全羅道軍籍使水原
府使姜老京畿忠清道軍籍副使老在水原數被 召與議軍
籍故為副使焉○傳旨于吏曹曰還授宦官宋重林童職給金
壽敬李孝智安仲敬告身○禮曹啓章順嬪魂宮只行有名日

仲朔祭定月令別監 從之○己未 命左承旨李坡賜酒樂

于耆老宰樞○兵曹啓咸吉道慶源府土官五十七內二十一

與慶興府土官和會呈都目其來已久天順六年修大典時不

錄和會之法故慶源不與慶興和會請令仍舊和會呈都目

從之○庚申承政院奉旨馳書于諸道採金別監曰遣汝採金

只求產地非務欲多採也其速上來○辛酉 御勤政門受朝

參以圓覺寺有瑞氣兼行賀禮入 御思政殿召堂上官以上

饋酒○司憲府啓河城尉鄭顯祖奴上佐等居慶尚道醴川郡

挾恃威勢偽作負債契券侵暴編民濫奪財穀至有不堪其苦

逃散者及事覺逃隱不見雖事在赦前理合追徵請令其道觀

察使竊極搜捕并其黨科罪徵濫奪財物 從之○壬戌以權

攀代鄭軾為軍籍使 刑曹啓泰仁縣吏宋祉與洪習等偽造

宣頭案冒受諸司奴婢所贈綿布五百六十匹餘物稱是請各

杖一百流三千里 命屬極邊官奴○癸亥謝息使權技先遣

通事張自學嘗聞見事日以啓曰一皇帝於七月日冊封指揮

使吳俊女為皇后一三衛達子入寇開原掠五人而去遼東以
兵千人防戍于通遠堡○禮曹啓樂工與樂生無異樂生則一
年四都目受職樂工則兩都目不均今考受教樂生四孟朔取
才至歲抄以分數多少呈都目為有者次年春受職次者夏秋
冬以次受職請今樂工亦依此例除授從之○慶尚道觀察使
採進蔚山郡所產深重青土青三青○甲子義禁府知事鄭忠
源都事洪剛拿羅州牧使宋益孫判官崔昕古阜郡事柳晡井
邑縣監李文饒茂長縣監申峻興德縣監金徽等來命下益
孫等于義禁府○吏曹啓京中諸司官吏必適任後加資故雖
滿四五月而未得加資淹滯者多請自今雖不適任所掌無
虧欠者滿三十月則加資從之○平安道都觀察使金謙光據昌
城鎮節制使李元良呈啓甲士池深等五人入河遷等慶訶賊
還日見馬迹甚多暨還程七八許里見騎馬野人或三四人或
八九名連續入歸吾等或登山或隱伏林間得免臣已令節制
使更遣有武略旅帥秘密偵候又令諸鎮整兵待變御書答

曰體探當以大兵遣數人深入燕危事乎既已隱伏得免雖遣
勇者可以敵衆乎若曰秘密偵候則何必勇者乎既知賊還
歸而猶更探候者欲遽加攻伐乎所謂整軍者常時不整卒整
則何整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卿等其猶兒戲○御
書諭楊汀曰近日三衛達子三十餘人入開原等處掠五人而
去遼東恐與建州衛連結作耗以兵千人禦通遠堡鳳凰山等
處予謂中國不能和戰夷狄畏首畏尾自疲於奔命耳甚可笑
也前日諭卿觀兵示威攻心伐謀今更思之是代人自勞非計
也宜按兵勿動驕虜而逸之使自蚌鶻以人攻人豈非自得○
乙丑杖宦官曹彥八十彥以承傳宦官啓公事遲緩也○丙寅
御丕顯閣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義禁府提調洪允
成鄭軾權愷權攀都承旨盧思慎等八侍 上親問宋益孫等
元告林陽茂等所對甚曲其曰益孫謀叛及悖逆之言皆誣也
但古阜茂長興德井邑等邑待洪達孫過度耳 上怒問古阜
郡事柳晡曰汝為達孫田獵用軍人幾名乎何無符而擅發兵

求媚宰相乎又附申峻晡峻等互相掩護不以實對上震怒
反覆詰問晡啓曰今誣告者曾以荒唐人被囚本郡七次拷訊
而遇赦得免者也以此怨臣誣以謀叛耳上曰汝何刑人至
此乎酷刑如此欲不取怨得乎宜汝之被誣也晡曰其時觀察
使宋文琳令臣限輸情拷訊故耳又元告李長守言曰外方獄
卒尚不得與罪囚相通意謂詔獄甚嚴焉今義禁府郎廳屢
入獄中與罪囚耳語屢遣羅匠私通書問蹤迹荒唐必有以也
上怒召郎廳問曰誰見罪囚於獄中乎若隱諱則將杖訊之郎
廳皆言無此事也元成啓曰郎廳誰敢如此但臣等數令郎廳審
視獄囚故長守言如此耳有頃上入內令永順君溥申叔舟
具致寬允成軾愷攀思慎杖訊晡等於內兵曹晡峻等亦不直
對還下義禁府遣都官正郎金瓚于全羅道更鞫辭連人○全
羅道觀察使採茂長縣紫色水精石以進命禁人採取○倭
護軍多羅而羅等倭司直皮古時羅等來獻土物○丁卯順天
府使李念義通奉箋來京以羅州本鄉故通問宋益孫於獄中

禮曹參判任元濬亦通刺於柳晡事覺

命皆逮獄鞫之○禮

曹啓今秋講武時有錢穀諸司一負其餘諸司分半侍衛從之

○戊辰兵曹啓船軍為國藩籬所係至重諸浦萬戶率多庸流

不顧防禦日事營產船軍過半放遣稱備船上什物實皆徵布

其貧不能納者懲督太嚴盡賣田產所徵布潛輸於家船軍日

益彫弊請遣剛明朝官點閱船軍及船上什物若現有營產之

迹則重論每月季書船軍留防人及備什物人數與什物之數

轉報觀察使處置使觀察使處置使糾黠每月季移關兵曹以

憑後考從之○忠清道禮山人李千海患急疾其子開祐截左

手無名指碎骨和酒以進其疾尋愈觀察使具由以聞上命

旌門復戶又令吏曹叙用○兵曹啓諸道徙居人生產物故逃

亡之數守令適代時并錄解由若全戶逃亡則守令勿論赦前

罷黜平安黃海江原咸吉道諸邑人生產物故逃亡及還居人

數亦并錄解由令戶曹考戶籍檢覈勸懲從之○傳于書雲觀

曰大小行李動駕時吹螺則撞鐘閣大鐘三七度還宮時大

駕至巡廳隅則亦然○以金壽寧為禮曹叅議沈璿僉知中樞院事○日本國對馬州代官宗盛直遣使來獻土物○己巳命龜城君浚傳于承政院曰今日行疊鐘令其速知會日午御勤政殿前簷下內宗親及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仁山君洪允成承旨等以戎服侍階上命吹螺闕內入直軍士聚殿庭各占其方又命疊擊大鍾百官侍臣及諸衛軍士一依兵政聚會 命作一廂五衛以寶城卿容為大將吏曹判書梁誠之為雜類將令曰堂上以上解甲其餘皆著甲胄驅東大門外安巖洞有頃 動駕王世子從焉 命內宗親及叔舟致寬免成等隨駕其餘皆隨陣 駕至廣平大君別墅北川邊晝停所永順君溥獻酒肉菓菜日暮兩軍雜類合驅而下有狐在圍內令世子射之○庚午義禁府啓洪達孫初稱沐浴治病謁告而歸率數邑守令泛濫橫行觀察使成任令數邑守令供頓且發軍獵獸並不當請拿任推鞫 不允○放任元濬李念義等○兵曹啓拱宸衛奉忠衛一年內一二度番上比他輕歇故他餘

軍士投屬頗多請自今拱宸衛奉忠衛內曾經四品以上及臺
省政曹部將鎮撫宣傳者仍屬奉忠衛依舊番上其餘勿論
守田有蔭皆屬平虜衛且諸道營鎮軍內不得已差備者仍舊
稱鎮軍其餘軍及守城軍皆屬正兵與在前正兵和會分番營
鎮及京中輪次番上其營鎮軍數則並依前數分定從之○
傳于兵曹曰今後大小行幸還宮時擊鍾則把門者外大將即
率入直軍士列立于光化門內左右庭迎駕○辛未御思
政殿召內宗親及左議政具致寬左贊成黃守身左叅贊崔恒
諸將等入侍命諸將有自願講書者講之尋召四妓奏樂諸
宰以次進酒王世子亦進酒○禮曹叅定成均館九齋之法
啓每季月禮曹堂上臺省官會成均館講三處句讀精熟義理
旁通十分盡頭者升次齋稱某齋生至易齋三通者每式年直
赴會試又於式年講舉子四書三經自願講他經者及欲講左
傳綱目宋元節要歷代兵要訓民正音東國正音者聽○兵曹
據宗簿寺牒呈啓宗姓妯免以上總麻以上王后同姓總麻以

上及異姓從親復戶存恤然其族屬已遠者猶稱連派多避徭役請令諸道觀察使考文憑並定軍役從之○壬申兵曹啓永膺大君琰誼城君案南陽府院君洪達孫等不墾平安黃海道陳地請限乙酉十二月督送琰等之奴徙居兩道若不及限則論本主及所在官吏罪從之○日本國對馬州宗盛弘遣使來獻土物○癸酉大雨雪○傳旨兵曹曰都鎮撫及兵曹堂上講入直衛將部將鎮撫宣傳官等武經七書兵要兵將說陣法中一書錄通不通以啓每番一度通給三畫略一畫十月內滿三十五畫則三品已下加資不通六則罷職且武才錄讀兵書人內除年四十已上者其餘少壯者依上例每月三度講書十月內滿二十五畫則三品已下加資不通五則罷黜○兵曹啓前此吹螺赤則甲士職大平簫則攝六十差下今別設邊兒其烙馬火印吹螺赤則用螺字大平簫則簫字鑄造從之○甲戌以誕日百官陳賀御養心堂受豐呈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瑆永膺大君琰蓬原府院君鄭昌孫等諸宗宰入侍前中

樞院事金新民獻歌詞 命入侍宴 賜御床及酒肉○上將
遣使于諸道改軍籍政府啓咸吉平安江原黃海等道不可改
籍且號牌軍籍不可一時並舉請限軍籍改成停號牌即 命
承政院馳書 召還京畿忠清全羅慶尚道號牌分臺及教差
官○諭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都節制使康純平安道都觀
察使金謙光都節制使楊汀曰體探有二種一大兵體探一潛
遣人體探二種體探各有利害大兵威敵利也不得深入害也
不能數動害也潛遣人深入利也數往利也被擄害也較其長
短大兵似長整兵備禦常如見敵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乘機激勢變化在卿○兵曹啓外正兵分十番兩月而遞每番
五品五六品七品十三八品十五九品三十計仕多者授影
職京正兵則不除職未便請俟外正兵分十番和會除職
從之○乙亥百官以圓覺寺有瑞氣陳賀 下教赦強盜外罪
徒緣付屬人皆放職牒收囚人及降資人皆還給犯不忠不孝
者不在原例○丙子上不豫宗親議政府六曹問安○日本

國對馬州守護代官平朝臣宗右馬助盛直上津郡追捕平朝
臣宗伯者守茂次仁位郡宗信濃守盛家關西路九州都元帥
源效直把前州田平寓鎮源朝臣彈正少弼弘等各遣使來獻
土物○丁丑大雷電以雨○宗親議政府六曹問安○傳旨義
禁府放宋益孫林陽茂等○禮曹啓大內殿使者舩主刑部所
進銅鑼鐵價縣布五百四十二匹則已受之矣正布一千八十
匹謂無用不受大內殿所當厚待者也請並給綿布從之○
戊寅宗親議政府六曹問安○司諫院啓宋益孫罪關反逆信
有此事則不可以赦蒙宥否則誣告者亦宜反坐今不宜皆宥
請待金瓘推鞫以正典刑且洪達孫初稱治病而歸聚數郡守
令發軍遊獵並加推鞫傳于義禁還捕囚林陽茂等○以領
議政申叔舟左識政具致寬仁山君洪允成寶城卿咨刑曹判
書金瓘兵曹判書尹子雲都承旨盧思慎等為講武宣傳官令
尚衣院造給狐皮襖子各一叔舟致寬允成則又給狐皮紬蓋
衫各一○己卯宗親議政府六曹問安宗親等在報漏閣門前

忽言動政殿上瑞氣直出如烟人爭瞻仰然無所見也時瑞氣
數出人心疑惑或言司憲府槐樹上有瑞氣或言上林苑果樹
上有瑞氣或云見於虛空○庚辰 上與中宮幸昌德宮後苑
觀習陣王世子與內宗陣宗職帶軍務者隨 駕動駕時宦官
曹彥李孝智安仲敬遲滯開門 命囚于義禁府 駕至後苑
幄次司禁司僕宣傳官等未知幄次前後不即侍衛 命承政
院鞠之以青城尉沈安義兵曹參議朴仲善為左右廂大將
率軍驅後苑放養獐鹿而罷 命張侯於百步許兼司僕射之
中者三人又令內禁衛自願入射射者二十餘人惟潘熙等二人
中之 命為兼司僕 命王世子與龜城君浚耦射世子再發
再中 上喜甚 命進酒令申叔舟奉盞具致寬執瓶馬俄而
圓覺寺造成所提調孝寧大君補等進寺新造佛像分身舍利
○傳于吏曹起復前戶曹判書曹錫文○賜月山君嬖者乙山君
諱 上 內廐馬各一匹○冬十月辛巳朔承政院奉旨馳書于
全羅道敬差官金瓘曰前者諭爾以上來然洪達孫獫軍數

依事目鞠三縣吏以來○勤政殿西鷲頭有氣湧出其色如虹
而希微須臾而滅又於康寧殿兩角亦有氣出孝寧大君補等
自圓覺寺又進舍利曰有五色瑞氣百官陳賀 下教赦強
竊盜外罪○以蓬原府院君鄭昌孫右議政黃守身左贊成尹
士盼密山君朴仲孫左叅贊崔恒判漢城府事李石亨禮曹判
書元孝然仁順府尹韓繼禧吏曹叅判洪應等為守宮相領中
樞院事沈澮為守宮大將判中樞院事成奉祖右贊成朴元亨
知中樞院事金溉鄭軾為守宮將左承旨尹贊同副承旨尹弼
商為守宮承旨○壬午 上與中宮幸豐壤講武王世子與臨
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兒宗陣宗射宗願宗願宗自願
隨駕者領議政
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仁山君洪允成刑曹判書金礪兵曹判
書尹子雲中樞院使尹士昕延山君金處義行上護軍金滸戶
曹判書金國光信川君康袞行上護軍具文信漢城府尹宣炯
行護軍金處禮福城君權軀同知中樞院事薛丁新行護軍趙
邦霖兵曹叅判宋文琳禮曹叅判任元濟永嘉君權擎巴山君

趙得琳唐城君洪純老行護軍李甲忠李伯常田桐生柳均崔
士老禮曹參議金壽寧戶曹參議金瑋僉知中樞院事慎後甲
金震智及承旨等隨 駕以青城尉沈安義為左廂大將兵曹
參議朴仲善為右廂大將進禮正銜金山正衍春陽正徠行護
軍鄭承重魚有沼李義堅李仲英司僕主簿曹幹承文副校理
梁震孫司直朴自崐等為衛將分屬二廂以枰城正律為獅子
衛將吏曹判書梁誠之為射隊將居平正復為控弦衛將壽城
正昌為彎強隊將宣傳官李枰為壯勇隊將司僕少尹李德良
為破敵衛將巨濟正徹為雜類將兼大將兼司僕崔適為捉虎
衛將兼司僕李鐵丁為才白丁將行僉知中樞院事閔敷為司
僕將 駕至清涼洞川邊咸吉道觀察使康孝文馳書啓捕得
松鶻 上即遣內侍府事鄭存賁松鶻直向平安道付正朝使
進獻 駕至豐壤宮左右廂驅城山及白水峴至宮北射場 御
宮北高丘圍內有虎傷二人遣內醫救藥官給米酒日暮罷陣
賜宰樞酒肉○癸未夜三鼓左右廂先至入串打圍辰時

上與中宮王世子至射場雜類將巨濟正徹乘醉以巨槌亂擊人無算監察盧鐵剛離局徹以杖撻其背即鎖項粹入以啓上知徹使酒責之曰汝已受命為將卒伍有犯汝當專制何為來訴乎汝為一人犯法輒棄軍而來可乎即命退去以鐵剛失律付兵曹鞠之上建招搖旗召諸將諸將皆至徹不赴召猶馳馬亂擊廂軍其父寶城卿容以宣傳官在上前見之親往止之茫然不知止也又墜馬命醫救之以金辭代將以所獲獐鹿薦于宗廟工曹判書金守溫自京來問安○賜酒肉于宰樞○甲申夜三鼓左右廂先驅峩嵯山車駕至射場孝寧大君補及留都百官等迎駕日沒還宮命左右廂結陣於箭串以待命○乙酉御序賢亭內宗親及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兵曹都鎮撫諸將入侍上令隨駕全羅道軍士旅帥隊正入後苑分左右廂結陣就其中擇定大將衛部將習陣立招搖旗召軍士中之為將者傳曰予將以七人奉一甲士於汝等意何如皆應曰優於前日深感聖恩命賜軍士酒

肉○進賀使權技回自大明進聞見事目 皇帝冊立中宮詔
曰婚姻正始人道所重大婚之期先帝有成命矣遽焉即吉誠
所未安茲者親王廷臣累辭以請而聖母慈懿皇太后皇太后
慈訓加切咸以繼承之重為言義既有在朕敢固違謹昭告天
地宗廟以天順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冊立吳氏為皇后正位中
宮以共承宗祀奉養慈闈庶惇彝倫用化成于天下敷告中外
咸使聞知○義州女媮得吉曾被野人搶去逃往遼東都司奏
奉 聖旨就付權技送回○丙戌 上 不豫召同知中樞院事
全循義禮曹叅判任元濬監進湯藥○丁亥罷巨濟正徹職○
議政府問安○戊子宗親宰樞問安○傳旨吏曹曰圓覺寺造
成郊官等超一資資窮准職者陞堂上官未准職者准職
承順君溥到承政院言於都承旨盧思慎曰今圓覺寺郎廳加
資甚為猥濫至有飯僧者監饋提調者亦欲與焉豈其可乎公
其斟酌以啟自圓覺寺創造以來祥瑞屢興欲大需慶典以慰
人望思慎因請圓覺寺郎官皆進階 上悉從之凡一旬一事

之勞於圓覺寺者希望恩澤千請不已○以鄭文炯為工曹參
議黃昏僉知中樞院事申末舟司諫院司諫李永垠司憲執義
○已丑宗親議政府六曹問安○仁壽府尹姜希顏卒字景愚
天資真粹和平樂易沉默清素文雅擅於一時又工於詩善書
畫篆隸八分皆造妍緊人推為三絕又洞曉物理觸緒輒解而
未嘗以事先人嘗著養花小錄寓以經綸之志性厭煩愛寂少
不喜榮進議政府嘗擬檢詳希顏聞之苦辭政府以為嫌也竟
知其真乃已希顏嘗赴京師山海關主事楊琚得希顏短札箴
弄以為寶後請書其所著山海十詠及弟希孟之入朝也希顏
贈詩一聯云山海若逢楊主事為言兄不學鍾王希孟以示琚
琚曰書詩兩絕斯人難得館待希孟益厚天使金湜嘗留詩於
安州萬景樓希顏奉 教書版湜見之驚倒識其姓名以歸世
有占一藝者亦自術求售希顏多材而守之以愚不亦賢乎○
庚寅宗親宰相問安○復巨濟正徹職宥盧鐵剛○傳旨凡收告
身者皆還給○傳旨兵曹曰近日諸將多失律法當不赦然已

降非常之恩特從寬典○以柳河為文山君洪濟年同知中樞院事尹慈兼知兵曹事○傳旨吏兵曹還給崔湛之鄭有容姜乙貴金革閔壽山朴文山李遇陽趙宏等李長守金自江崔世呂謨梁孟智李芸田頴洪應祚鄭沃卿金三山李孟石金貴實金繼曾李湛鄭會張思禮柳孝聯崔命全李養儉朴興居宋成立閔謹尹之慮洪重孫李承命李石公崔賜起安遇世奉礪金學元權有順金光石林善智奉石柱李存命金呂生金佛丁林秀徐俊崔永南告身又還趙允璧李存命降資○辛卯宗親宰樞問安○都體察使韓明澮自黃海道來復命○遣中樞院副使崔有臨如大明賀冊立中宮并謝發還人口賀表曰乾剛應運光紹鴻圖坤厚儂尊誕揚鳳儵慶縣宗拓喜溢臣隣欽惟睿智聰明純粹中正孝貴達變式遵先命之嚴化本刑家聿講文定之禮罄九有以怙冒仰兩儀之生成伏念臣猥以庸資叨守遐裔彤墀展賀阻趨列辟之班玉曆延洪倍切多男之祝方物表曰位正坤闈誕舉緝愷歡騰海宇聊修賀儀僅備黃細苧

布二十匹白細苧布三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龍文簾席二張
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張滿花方席二十張雜絲花席二
十張雜色馬二十匹右件物等製造既踈名般亦歎豈合旅庭
之實第諒執壤之誠慈懿皇太后禮物紅白細苧布各二十匹
黑細麻布三十匹黃花席一十張滿花席一十張滿花方席一
十張雜絲花席一十張皇太后中宮禮物同謝表曰帝德丕冒
特加寵綏宸眷偏隆曷勝感激矢心圖報鏤骨敢忘伏念臣猥
將孱資叨守遐裔顧之絲毫之効恒蒙卯翼之恩賤价言旋殊
賜又渥軫俘虜之餘喘亟許葑還復鄉閭之舊居得遂完任奚
啻一家之喜實均三韓之歡茲蓋伏遇量廓包荒仁敦柔遠要
四海之兼濟慮匹夫之向隅遂令敵邦荐荷洪造臣謹當益堅
素節倍竭丹衷不二不三虔侯度於終始時萬時億祝皇齡於
尋常方物表曰天心至仁荐加恩眷土宜甚菲聊表謝忱謹備
黃細苧布二十匹白細苧布二十匹黑細麻布五十匹黃花席
一十張滿花席一十張滿花方席一十張雜絲花席一十張人

參一百觔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不腴庶諒由中之信俯容
享上之儀慈懿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匹白細苧布一十
匹黑細麻布三十四匹皇太后中宮禮物同○遣通事崔有江管
押被擄逃來漢人崔延向等三人解赴遼東○壬辰宗親宰樞
問安 上引見于養心堂設酌○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馳
啓鍾城捕松鶻一連會寧捕二連 上即命承政院馳書于孝
文及採訪朴叔善統察使金嶠會寧府使李施愛判官金彥庚
鍾城府使裴孟達判官林值陽曰爾能布置首先捕鶻深用嘉
悅 賜衣各一領又送表裏于孝文賞之○平安道都節制使
楊汀都觀察使金謙光馳啓臣等依從事官賈來諭書語豆
里答曰我同類觀我以為進退前日 主上矜恤我輩 命居
都城予欲挈家歸順會中朝沮之使不得交通貴國以故不果然
中朝之禁我等所悉且童倉甫下土趙三波等以我等漏洩凶
謀於貴國心甚惡之若還則為彼等所笑將若之何如蒙容許
雖不造家賜糧隨水草而居亦所甘心回諭曰今見卿等所啓

李直里欲自作家不必迫促還送若時告窘量給鹽糧○吏曹
啓前此四部學堂教官擇經明行修者以西班職帶之專為教
訓今革西班兼帶之法以成均館官兼任四學或因出使或因
他務訓誨不專學校日以廢弛請四學教官各二復以西班帶
之以專教訓 傳曰西班有闕則兼差之○兵曹據京畿觀察
使啓本啓民間救荒方急若換鎮習陣則裹糶往來之弊不小
請令諸鎮各聚軍士點閱 從之○癸巳宗親議政府六曹問
安 上御養心堂引見設酌○甲午日暈○宗親議政府六曹
問安 上御養心堂引見設酌命申叔舟韓明澮崔恒盧思
慎等撰靖難日記○是夜初昏月暈色淡黃暈之南北有耳珥
色淡白暈之西旁有氣二道向西而曲其內一道色淡黃外一
道色淡青又有大暈重圍之其色淡黃兩端接於小暈之南北
珥其西南北皆有珥珥色淡黃是時月色希微暈不久消散至
初更未乃滅明日令書雲觀圖月暈以進○骨看兀狄哈李玉
來獻土物○乙未宗親宰樞問安○忠清道軍籍使慎後甲慶

尚道軍籍使權攀全羅道軍籍使姜老等辭授事目曰予自潛
邸嘗愍軍士艱苦今思度有年莫若均其強弱而精試才藝其
條如左一二丁為一保一田五結准一丁一有三保奉一保者
曰甲士有二保奉一保者曰騎正兵吹螺赤有一保奉一保者
曰平虜衛破敵衛近仗別軍步正兵大平肅騎船軍有獨保者
曰烽燧軍防牌攝六十一中格籍軍者免奉足待有漏丁漏戶
則充給一奴子准奉足數者不給他丁一告漏丁漏戶者雖數
外給之過三丁則五丁起資四丁以下加資一從附近定之一
漏丁現出滿五丁則守令罷黜一軍士侵剝奉足者非道役使
者并切隣并軍法論作奉足一先作保次給保一書雲醫律譯
權知及生徒重監速毛赤諸色諸貢司僕養馬理馬畫貢齋郎
樂生舞工諸司吏典書負百戶羅正都府外皂隸守工所由杖
首喝道牧子津尺水夫院主同居族親中三人以下勿定他役
諸邑諸驛日守醫律學書貢同居族親中一人毋定他役一宦
乍勿論田地多少同居族親有無長番者給戶別奉足三名出

八番者二名一通同用術色吏杖一百全家徙邊一軍士家外
雇工勿籍 上欲更張軍籍先出事目以示梗槩又選朝臣之
精幹者為敬差官先行于下三道○遣仁順府尹李義堅如大
明賀正進海青一連○遣通事張有華管押被擄逃來漢人金
把回等二十名解赴遼東○司憲府啓京畿黃海江原忠清四
道凶歉尤甚前者請遣使救荒未即施行且四道觀察使視民
飢饉不以為意不即啓達請劾其罪仍遣人糾察又德川郡事
禹元老以殿最再居中等罷之纔經四月而除慈山郡事必有
情由請劾吏曹官吏時上不豫凡事不時啓達故遂寢○丙
申宗親宰樞問 安○命王世子講諸將兵書於思政殿臨瀛
大君璆寶城卿容河東府院君鄭麟趾逢原府院君鄭昌孫右
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右贊成朴元亨刑曹判書金礪知
中樞院事鄭軾兵曹判書尹子雲右承旨尹贊等侍講○丁酉
宗親宰樞問 安○時承旨等每入內啓機急事 命王世子
出納傳命○戊戌宗親宰樞問 安○己亥宗親宰樞問 安

○庚子宗親宰樞問 安召見宰樞時 上體稍寧將銜序賢

亭觀射領議政申叔舟啓曰今日天氣其寒不可以風 上然

之都承旨盧思慎進趙孟頫親跡屏風回 賜內廐馬一匹諸

宰樞既出令諸將射的○辛丑宗親宰樞問 安○壬寅宗親

宰樞問 安○戶曹啓京畿忠清全羅慶尚道新墾田依大典收

租其風雨霜雹所傷及川及沙覆處請分遣敬差官更審災傷施

行 從之○癸卯宗親宰樞問 安命今後遣郎官來問○傳旨

戶曹曰每年賜貞懿公主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各米五十石

○甲辰議政府六曹忠勳府中樞院遣郎官問 安○承文院進

謝恩文書 命都承旨盧思慎仁順府尹韓繼禧更加查對遼東

咨文立劄內脫東字即命司憲府鞠承文院官吏以啓○忠清慶

尚全羅道觀察使啓今年分等第 命下議政府六曹議之左議

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左贊成尹士珍右贊成朴元亨左參贊

崔恒刑曹判書金碩兵曹判書尹子雲吏曹判書梁誠之刑曹

參判金吉通吏曹參判洪應等議依啓本施行戶曹判書金國光

議忠清道水田及全羅慶尚道旱田年分依啓本全羅慶尚道
水田年分過輕請加一等 命從國光議○乙巳議政府六曹

忠勳府中樞院遣郎官問 安○戶曹啓今降詳定式例成均

館學官及儒生油炭皆令繕工監義盈庫計應用數支給然本
館自來收養賢庫奴婢貢布貿油炭用之第近來奴婢貢布悉
歸國用故今詳定及焉請勿令諸司支給仍舊以奴婢貢布貿
易用之至於茵席菜蔬凡一應所用皆以此備之 從之○戶

曹啓今年京畿凶歉諸品科田租稅請納州倉以補明年種子
以京倉米代給 從之○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據滿浦鎮節
制使洪貴海呈啓依曾降 諭書饋遺豆里不滿其意通于其

父滿住曰予之初來也意謂朝鮮必厚待今托以中朝所禁待
之甚薄生理極難欲亟還滿住遣人迎之豆里已挈妻子還歸
且滿住俾告于滿浦節制使曰若大國發兵討趙三波乞勿加
兵吾輩○日本國源教直遣使來獻土物○丙午宗親宰樞問
安 上特召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永順君溥

龜城君浚河城尉鄭顯祖巨濟正徹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
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
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左贊成尹士珍領中樞院事沈澮判中樞
院事沈決成奉祖左參贊崔恒中樞院使尹士昕刑曹判書金
碩兵曹判書尹子雲吏曹判書梁誠之禮曹判書元孝然戶曹
判書金國光大司憲金從舜慶尚道觀察使尹欽承旨等饋酒
時欽以母病來京○丁未宗親議政府忠勳府中樞院六曹各
遣郎官問安○謝恩使行上護軍權技工曹參議李夏成擅
由刺榆塞出來又其行裝為人所盜上以行裝必有可諱之
物命司憲府推鞠以啓○日本國肥前州田平寓鎮朝臣彈
正小弼弘遣使來獻土物○賻仁壽府尹姜希顏棺槨○戊申
以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上
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戶曹判書金
國光都承者盧思慎為都廳以領中樞院事沈澮密山君朴仲
孫右贊成朴元亨判中樞院事成奉祖仁山君洪允成左參贊

崔恒刑曹判書金碩判漢城府事李石亨禮曹判書元孝然吏
曹參判洪應右承旨李坡同副承旨尹弼商分為十二房各率
郎官一筭學重監一就於慶會樓下詳定諸道貢物仍命永
順君溥承傳出納○已酉議政府六曹宗親府忠勳府中
樞院遣郎官問安○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啓諸種野人
來告曰近者未得朝見乞許今年入朝臣考禮曹受教野人等
一時出來則必貽驛路之弊不聽入朝則有乖撫綏之義宜定
數遣詣京師每一年元良哈十骨看七幹朵里七火刺温五首
長則正官一僉從四其餘正官一僉從二臣請據此以功勞大
小歸順誠否定額上送回諭曰今見卿啓已悉依累降諭書有
功屯長從約遣到○十一月庚戌朔議政府六曹忠勳府中樞
院問安○辛亥宗親府議政府六曹忠勳府中樞院遣郎官
問安○傳旨曰講武時為虎所傷者令司饗院饋酒肉支應使
饋酒京畿觀察使給糧○壬子議政府六曹忠勳府中樞院各
遣郎官問安○兵曹啓甲士朴由信傷虎死請令傳驛送本家

官給葬具 從之○癸丑宗親府議政府六曹忠勳府中樞院
遣郎官問 安○傳于禮曹曰來乙酉年科舉須及溫陽行幸
前畢試且今除文科講經○以全循義為資憲大夫同知中樞
院事任元濬嘉靖大夫禮曹參判李永肩仁壽府尹崔漢卿吏
曹參議辛承孫金尚珍僉知中樞院事金震知忠清道觀察使
金碯行司憲掌令金漬司諫院正言循義元濬侍藥有勞故特
命加資○丙辰 賜宴于貢物詳定廳及都鎮撫所○丁巳正
朝使李義堅在安州馳啓正朝日逼而松鶻至今未到請勿留
待越江 上命承政院回書曰若過期未到速渡江而去○傳
于吏曹擬進鷹使以啓又 命承政院馳書于內侍府事鄭存
曰進獻松鶻何故至今未到義州正朝使已越江今別遣進鷹
使汝及時賫去付之○以洪濟年為正憲大夫同知中樞院事
尹欽同知中樞院事崔善復工曹參議鄭文炯慶尚道觀察使
張末孫司憲監察魚有沼會寧都護府使濟年允成之父也
以功臣父得此職○戊午義禁府啓林陽茂李長守朴英文

等誣告宋益孫謀反罪按律不分首從凌遲處死 命陽茂斬
長守英文全家徙平安道初陽茂等之告變也學生鄭連者泛
聞其事未知真偽遽與告變及陽茂敗連亦當連坐 上以連
雖與陽茂同罪而其初只聞謀反之事未及分辨而來告罪雖
當坐其意可取釋連 賜米十石○別侍衛劉有信告忠州北
村地洞有溫井舊址遣有信及知印一人往觀○庚申日暈○
百官及命婦賀 中宮誕日○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馳啓今
十月二十八日愁州兀良哈柳尚冬哈要時老等來告曰因販
賣到古背地面見尼麻車兀狄哈于豆也多右語子曰吾同部
人之乙介欲報斡朵里之讎率二百餘兵往蒲州又毛里安住
於虛豆語子曰同里人阿乙豆謂我曰近獵于伐春等處見之
乙介等二百餘兵往蒲州臣以為柳尚冬哈要時老之言雖不
可信然聲東擊西賊謀難測臣即移文諸鎮堡云兀良哈萬一
犯邊勿輕易出戰姑為之開諭令自退不生嫌隙 上覽之令
寫一本馳付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賜八直軍士酒肉○辛

首先是初八日兵曹除授批草隨後竄改多不明白郎官皆不在焉右承旨李坡監印乘醉怒曰兵批皆是妄事却之不印佐郎崔敬止怒曰除授豈是妄事誤處改正亦是啓下事不印可乎遂委之而去告于韓明澮明澮以啓上傳于司憲府曰右承旨李坡以兵批修改甚繁即停安印而不以時啓達佐郎崔敬止委諸色吏而經出其推鞫以啓○壬戌御慶善殿召內禁衛邊慶寬等二十餘人令射的○司憲府啓兵批安印時正郎丘致峒朴叔慕佐郎孫昭亦皆先出請並鞫從之○命鑄箭幣歲十萬箇箭幣形如柳葉箭鏃長一寸八分莖一寸七分莖端兩面分鑄八方通貨四字以一箇准楮貨三張○癸亥百官賀冬至不親受傳于承政院曰予雖不出不可虛度名日六曹參判以上及貢物詳定廳宰樞等並就慶會樓下赴宴○御慶善殿設曲宴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仁山君洪允成左

贊成朴元亨左叅贊崔恒都承旨盧思慎等入侍工人奏平胡樂諸宰樞以次進酒王世子亦進酒仍命世子通行酒於宗宰命入侍諸宰樞承旨及領中樞沈澮皆往慶會樓下會宴○平安黃海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韓明澮作事日以啓一平安道江邊元居及其道南邑入居逃亡人等令從事官許琮魚世謙盡刷還本其容匿戶首及切隣里正等定限聽其自首違者全家徙居一諸邑色吏符同匿不現告者依容匿人例徙邊仍定本役守令不用心現推者罷黜○遣僉知中樞院事趙宗智如大明進海青一連文魚六百尾○甲子日本國對馬州上津郡追浦平朝臣宗伯者守茂次仁位郡宗信濃守盛家關西啓九州都元帥源教直肥前州田平寓鎮原朝臣彈正少弼弘各遣使來獻土物○乙丑御慶善殿召入直諸將講兵書○承政院奉旨馳書于趙宗智曰汝素強勇不辭勞苦汝體予事大之意海青須及正朝進獻萬一遲留失期則嚴加罪責○丙寅宰樞等啓詳定貢物已畢校又內出未校橫看令宰樞看

詳校正會諸宰樞詳定貢物者以其知大體識土宜稱量有無歸於至精也然未盡然詳水陸之產互換有無者居多○內宗親及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具致寬上黨府院君韓明澮都承旨盧思慎等入內設酌○平安道都巡察使韓繼表據義州牧使呈啓鴨綠江外鳥沒亭黔同島雖自來農作之地賊路四通耕治勢難威化島則與黔同島為界鴨綠江流至兩島之間分二道而流抱威化島入狄江其分流上頭地高水淺可通人馬繫之使江流深廣則農人恃以耕種請於明年春抄旁近諸邑軍人二千名開鑿從之○蒸穩城府積石堡○戊辰命刑曹判書金礪為大將往綠楊古牧場捕虎礪率兼司僅及出直諸色軍士作一廂二衛以宣炯春陽正徠為左右衛將往馬捕虎二頭以進賜礪馬一匹○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採訪統察使金嶠曰松鶻自捕三連以後至今未捕一連以為無有則何前日捕得之易必自為足更不用心故耳特選汝為統察使庶幾能體予意盡情布置今及如此委遣之意安在益加用

心毋或少弛儻不多捕責亦隨之○戶曹啓前此堂上官守令
不解由傳掌然錢穀甲兵一應官物不與交代官同勘交割雖
或欠耗徵償無由請自今雖堂上官解由傳掌從之○詳定
所啓府大都護府牧官都護府任所帶去奴二婢三大小馬各
二郡縣判官奴婢各二大馬二小馬一教官奴馬各一未挈家
守令內堂上官奴二其餘奴一馬則並大二小一迎送人馬數
守令則依本品鋪馬數家累則府大都護府牧官各二十四都
護府十七匹郡以下十五匹人數隨馬數上項人馬以鄉吏日
守官奴抄定從之○己巳承政院奉旨馳書于諸道採訪別
監曰朴叔善獨捕松鶻四連而汝等至今未捕是必汝等不用
心而叔善能體予意盡其心力故也特超資以賞之罰將誰歸
汝等盡情布置期於必待又馳書于咸吉道觀察使曰予欲論
賞捕鶻人卿速第其功勞并問其人受職受賞情願以啓○刑
曹據咸吉道觀察使啓本啓道內流移人冒稱為良者頗多或
有稱某人奴婢者即文移本主令拏去多不來或來而文案不

明本道深遠幽僻且便口腹之養故背主避役之隸率皆逃來
良賤相推專事閑遊其為姦詐莫甚若依大典詐良者文籍不
明之例屬補充軍則本道補充軍皆隸諸站限滿去官是姦計
覆行爭慕為良弊將難禁請自今流移人待賤籍現納悉還本
主其未現納之前令所在邑役屬奴婢以杜姦偽 從之○辛
未先是 命金磧往綠楊捕虎適臨瀛大君璆承膺大君琰及
宰樞等入侍啓曰磧必不能捕虎若是則磧設罰宴捕則臣等設
宴以餉磧磧果捕虎至是 賜磧宴于大平館賜彩段帖裏
一領 命磧即衣之建大將旗鼓率軍士往館 命判內侍府
事田昫賫宣醞往賜其不勝宗宰等各以酒餅魚肉餽磧○前
判中樞府事金未年字幹之義城人也永樂乙未登第初授成
安學諭累遷至大司成辛未授僉知中樞院事癸酉進階嘉善
為慶昌府尹轉藝文提學天順丁丑累進階崇政中樞院副使
壬午加崇祿判中樞院事自授藝文提學屢乞骸 上不允至
是以疾卒年八十二訃聞停朝市二日賜謚文長博文多見文

教誨不倦長末自少篤志力學精熟經書無子臨卒囑其妻曰
翁為儒者喪制宜從家禮勿作佛事性堅確持身有方教授弟
子遇文理難解處比曉分明其家居學徒雲集凡朝廷儒士多
出其門然無容人量自是已見與同列爭詆人以此是短之○壬
申以御膳不謹 傳旨吏兵刑曹曰司饗提調洪達孫外其餘
提調及宦官田昫安璐洪得敬則收在史別坐則功臣罷職其
餘收告身並令仍仕宦官李清決杖一百收告身本鄉衣軍裝
安生收告身本鄉充軍飯監張貴生車山瑚決杖一百收告身
定苦役○濟州號牌分臺姜遇文啓去九月始三邑人受號牌
數總一萬六千四百七十名○國制三品已上赴舉者封還三
品告身宗溥少尹崔永隣將赴文科請納通政告身 上曰已
有三品以下赴舉之法何必納告身乎此法殊無意謂其勿納
○甲戌慶尚道觀察使鄭文炯辭 上引見于慶善殿 傳曰
凡事莫過於小心汝往教哉○乙亥司憲執義兼宣傳官李永
根啓臣今日入宣傳官廳見未啓公事頗多其中豈無緊急之

事而如此留滯時 上擇功臣宰相之子年少可用者屬宣傳

官分付公事使之啓達以試賢否而新進少年未諳事體難於

奏對多留滯○已卯司憲府劾右承旨李坡等按律以啓坡杖

一百佐郎崔敬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正郎朴叔綦丘致峒佐郎

孫昭杖八十傳曰坡勿論叔綦致峒昭政批未畢安印而先自

歸家罪重憲府照律大輕殊失有司之體其速改律以啓○十

二月庚辰朔議政府宗親駙馬問 安○命大將閔發衛將楊

仁伯等領出直軍士往崖嵯山捕虎○辛巳議政府遣舍人問

安○命宰樞等會議事廳校正橫看○傳旨司憲府曰鷹坊

官吏闕薦新雉醢平安道闕凍魚司饗房官吏不預求以薦禮

曹官吏亦不檢舉皆不當其鞠之○全羅道觀察使成任進松

鷓下 諭曰松鷓於下道非不飛去無有捕獲之時今送鷹子

乃鐵青松鷓也深用嘉悅特賜卿一表裏至可領之今後若獲

此類鷹子不輕坐養火迫啓達又 諭曰卿能體予意捕得松

鷓足以知布置周備也亦可見諸道觀察使之不動也知其繼

此益勉打捕以軌八道又笛竹須勁且陳柔且不陳者百無一
用擇勁之術斑文者一也斤重者一也鹿麕節者一也以此三者
求之則可得宜留心求之隨得上送不在多數○戶曹啓經國
大典諸品給祿條該四孟朔頒祿時科內有故未受者百日內
則追給今外方守令百日限法不可更改但於適任之後給祿
百日之內因公未及上來者公務的實則考其程途日限啓聞
給祿 從之○壬午 論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累諭鄉渡
江觀兵以示威未聞一動何也想江冰已合宜選精騎量勢渡
江因獵振威○江原道觀察使馳啓本道失農無異去年若適
考滿守令則迎送之弊不貲限明年秋勿適不得已適者勿令
率眷赴任 從之○傳于兵曹曰自今政批安印時堂上一人
封印後乃出○癸未議政府遣舍人問 安○宰樞會議事廳
校定橫看○上與中宮出後苑北門幸世子宮 命饋侍衛軍
士酒○司憲府啓十一月初八日政批安印時兵曹正郎丘致
峒朴叔綦佐郎孫昭崔漢禎崔敬止等除授批草委諸胥吏擅

自出去右承旨李坡見知不啓請皆依律科罪命赦李坡孫
昭罷致洞漢禎職奪致止告身○刑曹啓京畿及江原道嶺西
諸邑失農尤甚請放遣秋冬等選上奴其明年春夏等選上奴
移定他道且停雜訟 從之○甲申議政府遣舍人問 安○
宰樞等會議事廳校定橫看○以李石亨判漢城府事成任刑
曹叅判韓瑞龜清原君崔閏結城君金吉通全羅道觀察使李
繼孫江原道觀察使金良璈知司諫院事文汝良濟州牧使○
戶曹啓金浦縣令金元孝管治國屯田今收穫未畢而解任屯
田所出必至耗欠且殿最再中者無罷任之法請勿遞任 從
之○傳于兵曹曰明年春將幸溫陽令慶尚道軍士侍衛○乙
酉兩殿幸世子宮 上出御中門王世子侍臨瀛大君璆永膺
大君琰永順君溥巨濟正徹河城尉鄭顯祖仁山君洪允成判
中樞院事沈滄判漢城府事李石亨文山君柳河全羅道觀察
使金吉通清原君韓瑞龜結城君崔閏入侍設酌 命右承旨
李坡饋軍士酒 命都承旨盧思慎勸酒軍士咸醉俄 命

廂軍驅仁王白岳兩山捕虎 上問吉通曰汝往全羅捕盜軍

籍等事何以為之吉通失對 上令免冠進酒 命之曰捕盜

等事勉之勉之○丙戌戶曹啓戶曹謄錄正鐵代納價米豐年

一兩三升餘年二升比他貢物之價過乎高重民弊不貨自今

正鐵代納之價豐年則一兩一升五合餘年則一升以為定限

從之○丁亥 命停明年正月園丘祭○諭江原道觀察使李

繼孫曰卿能體予意勸農安集流民多還深用嘉之特命加資

不遑專付一道之重益勵不怠以畢乃績道內守令務農恤民

有成效者具錄以啓○圓覺寺造成所啓曰今當冰凍赴役軍

人並皆放遣待正月望後還役 從之○傳于兵曹收李錫摺

告身○戊子 御思政殿受朝啓永膺大君琰承順君溥河城

尉鄭顯祖巨濟正徹蓬原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判漢城府

事李石亨刑曹判書金碩工曹判書金守溫同知中樞院事宋

慶寬開城君崔濡禮曹參議金壽寧持平趙岷正言金漬等入

侍設酌宗宰等迭起進酒 謂臺諫曰臺諫古無其官自漢始

置其任匪輕不可以職秩崇卑例於他官也人主必資臺諫以廣聰明臺諫必因人主以行言責然居是官者若骨鯁忠烈之士不能盡其責恐爾等或未之知也乃令臺諫進酒○賻咸陽郡臣毋尹氏米豆并二十石紙七十卷棺槨郡主 恭靖王女也○己丑兵曹據水興居議親韓赫等狀告啓曰 神懿王后議親唯敦寧府主簿韓貴生可管族親受職之事 從之○忠清道饑民多流亡扶餘石城尤甚驛路彫殘公廨盡廢以判濟用監事金達全為叡差官往審之○辛卯 賜龜城君浚奴婢二口侍疾有勞故也○同副承旨尹弼商請往江陰拜父母墳往坡州覲祖父母 命賜衣一領 命承政院馳書于黃海京畿觀察使令致祭于父母墳賜宴于祖父母弼商久掌刑獄凡所改對皆中 上旨故恩眷甚重○鑄圓覺寺大鐘所入銅四萬餘斤監鑄提調與郎官皆有賞賜官吏希冀恩澤僥求不已不顧廉恥○遣尚衣院別坐柳宗濠往江原道原州採玉○壬辰御思政殿受常祭 召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

永順君溥龜城君浚河城尉鄭顯祖銀川君積巨濟正徹領議
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右贊成朴元亨領中樞院事沈澮刑
曹判書金磧判漢城府事李石亨戶曹判書金國光等設酌世
子進酒 命承旨尹贊及兵曹參判宋文琳等講鎮撫部將等兵
將說 命擊疊鼓會軍士饋酒○吏曹啓守令遷臺諫政曹則
國庫錢穀不傳授新官上來未便請自今必與新官交相授受
後上來 從之○戶曹據全羅道觀察使關啓南平縣前任官
吏國庫米穀以文簿傳掌故耗欠黃豆三百九十二石請考已
往官吏庫子仕日多少均徵 從之○傳旨兵曹罷綠楊牧場
初議築場羣臣有言其地阻兩山之間曠遠幽險防閑甚難恐
有虎傷之患時 上銳意馬政乃曰若有虎患予當捕之勿憂
也遂 命於京坊設下夫築場今朝官人出牝馬一匹與國馬
雜放後為猛獸咬殺者太平至是罷之○傳旨臺諫除呈辭赴
科舉○戶曹啓大典載巫女巫巫師經師等並令收貢今考濟用
監貢案某邑幾名定為恒貢雖物故加現而貢案不改未便請

自今每三年觀察使定差使員推刷物故加現並錄籍戶曹濟
用監觀察使營及其邑各置一件憑考收貢從之○兵曹啓
今平安道楸坡口子已設萬戶請送發兵符從之○甲午宗
親駙馬問安○司諫院啓曰今法六曹郎官考滿去官三館
官員以次遷轉諸道觀察使首領官必以文臣交差日者吏曹
佐郎李壽男考未滿遷兵曹正郎金紐以成均學諭遷司僕直
長京畿觀察使沈璿經歷宋淑琪俱非文臣殊失朝廷立法之
意傳曰壽男之事前日令吏曹不拘職秩擇可用者為兵郎
吏曹薦壽男子初不知考未滿落點乃言雖是業已除之不必
還改况擇一善人而不次擢用何妨之有金紐則予見其精通
也心欲大用何拘小節淑琪之事吏曹不察所致予今改差○
先是執義李永垠上疏論時弊六條上台永垠及上黨府院
君韓明濬戶曹判書金國光仁順府尹韓繼禧等入議疏事其
疏曰臣聞士之生斯世也出與處而已出於朝廷則以朝廷為
已任矣焉可仕於朝廷而忘朝廷以苟於世哉况乎食人之粟

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臣仕於朝濫叨祿俸
官以司憲為名職以執義為號居是官是職義不敢嘿嘿以負
朝廷也是以朝思夜度僅得六條仰瀆 天聽伏惟 殿下垂
仁採納焉其一曰論任議親臣聞人主親親之道息與義而已
敦之以息則得詩人莫遠俱邇之意處之以義則無漢文誤傷
薄昭之失蓋息義不可偏廢其一也國家待懿戚之道愛莫甚
焉息莫重焉於其任用也不必賢而用之愚而舍之不以老而
棄之少而緩之當其初也皆自幼少以受爵命之寵及其後也
乃至高官厚祿而息數不表其所以敦之者無以加矣然而位不
期驕祿不期侈泰養之極之餘學通經史識達治體小心翼翼
恪恭乃事者有幾人哉有如是之人而布列庶位宜矣間有不
如是而或處於聽訟之間或典理財之任或莅治民之事贈於
措置不幸乃罹罪過則國家何如而處之也循法則害息不論
則害義古入所謂不得於義則非息之正害息之正則不得為
義者以此也而我 先王所以謀議休戚先甲後甲而特建敦

寧府者亦謂此故也伏惟 殿下勿以冗視以復 先王之舊
官以篤恩義之兩全其二曰論任守令臣聞任用之道內輕則
外重外輕則內重內輕則朝廷之官無其人外輕則字牧之職
無其人漢之以九卿出為刺史以太守徵為太傅蓋所以一內
外均輕重也國家任用之道初不以內而重外而為輕精棟
庶謹醇良之人以寄字牧之責嚴立殿最之課又有十考十上
特加一資之法以勸勵焉間有政聲有異操行可賞者徵拜顯
授當是時士有砥礪之心國無外輕之弊矣臣觀近年以來三
異五袴之治雖不易得而茲不有虞已庶潔治行有聲者然不
聞某守也某令也以政聲操行超授大官以寵異之每下政徒
見其某州某縣新守之題名而昔之守令不知其何處去也問
之則曰送西而僅授一命矣無闕而後政叙用矣因而有舉用
者焉有不舉用者焉若是則三期之內守令人人其肯體朝廷
委任之意而勸勵者哉人皆解弛必將曰我雖治民有效虞已
有方而滿期之後誰復知之而薦授顯官哉其於官府之事有

同逆旅之相因日苟一日歲苟一歲而已其於大體何如也臣
不識外重歟臣愚以為今日之百官即昔之百官而今之所以
窳闕不裕者專以任守令也易其人不盡以朝廷賢士大夫迭
相出入而或有從旁蹊因緣而出外者多而昔之守令無相換
之地故也朝廷若難其人盡以賢士大夫迭相出入則自無弊
矣伏惟 殿下留神焉其三曰論郵駟臣謂郵駟之有關於國
家也甚重焉大而供御之進使命之行急而軍機之起靡不由
之孰有重於此者哉國家列置傳舍駟有三等隨郵之殘實而
駟之數從而差使各有位田而分遣察訪間置丞職以考以
監以防虛誅法至善也然而奉行者不體朝廷委任之意而駟
之不立者十居三四而其所立者率皆以中為上以下為中爾
是如而未立之位田則且耕且收自若也問其花利之用則曰
用之於公需云爾噫既利其用安顧其駟之立耶否耶臣往年
奉使畿輔視如是焉今年奉使南方又如是焉因循之弊其來
久也明矣如欲革其弊莫若令該曹移文諸道摠其元額而驗

其立者否者有樂其間棟其甚者置之重典以警其餘則郵駟
之能立不足論矣其四曰論用幣臣謂甚矣用幣之道難矣哉
便於民而不便於國者有焉便於國而不便於民者有焉
上下便足者有焉便於民而不便於國者銅錢是也便於國不便於
民者楮幣是也上下便足者布筭二幣是也何以言之銅非我國之
產而錢非國家可繼之用加之以商賈盜鑄器用焉蓋盜鑄者民
利而不繼者國病也斯不亦便於民不便於國者乎楮幣無溢之
理而真國家可繼之用然而一經人手已底破毀民不樂用蓋可
繼者國也而不樂者民也斯不亦便於國不便於民者乎若夫麻
也鐵也則我之產而元是國家無窮之利也布筭之用其有窮
乎至於民之興用也布之為物身身之腴食食之用雖經百手
不失其直筭之為物完為兵器轉為農器兵農之用相須變化
用之不竭是則便足於上下也蓋布幣國家既已用之矣獨筭
幣時未行耳臣竊望焉伏惟殿下特降俞音令該曹專用布
幣兼以筭用以革楮幣臣嘗於輪對之日既以此郵駟之幣陳

之入於 殿下製泉幣以示講論之日亦以此用幣之道陳之
並蒙額可誠千一之幸也而今既數月未聞有所施行臣愚竊
以為朝廷大法不可以一介書生之言易而行之是以 殿下
終不行也然臣之愚惑欲解不能冒昧再瀆伏惟 殿下優納
焉其五曰論重爵賞臣聞爵賞人主之大柄人主所以待賢士
大夫也柄一重則朝廷之士賢者升而愚不肖者降柄一輕則
愚不肖者與賢者並而升之不可不慎也古語曰明主愛一頓一
笑頻笑猶在所愛而况爵賞乎夫愛重爵賞乃所以重賢士大
夫也臣觀近年以來鴻恩屢霑爵賞頻加朝之大夫庶士率皆
職卑資高腰銀者過半而獨帶角者未半其所以霑蒙至恩視
古奚啻萬萬哉然猶不足朝中有一事則士相語曰此事畢竟
賞資丁寧也 上命未下而先有希望之心遑遑焉猶不及臣
竊恥焉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奔走
服勞人臣事君之常禮固非職分外事也乃何今之士大夫僅
効職分之當為而要恩於上乎臣竊為士風惜也况乎庶恥士

之大節也而不顧大體貪慕爵祿不知止足如此士之大節安
在歟臣竊大息焉臣愚以為如鴻恩大需之政在所當施賢士
不次之用亦所當急也若夫一奔走之功一服役之勤固自有
祿以報之爾何以爵猥耶伏惟 殿下愛惜爵賞自今以往於
大需不次之恩之外論功賞職之命絕不下於朝正朝廷以正
百官以勵廉耻其六曰論任事臣聞古之聖王設官分職所以
各供乃事也以周官考之天下國家之事不過六卿之官而百
官分屬於六卿各事其官之事不相廢也且以唐虞之事觀之
皋陶一士師也而明刑則斯人焉弼教則斯人焉制蠻夷則斯
人焉夫明刑也弼教也制蠻夷也祇一事而一士師足以當之
是知其人則一人任數事而有餘非其人則數人任一事而不
足只在人之賢否不關人之多少也國家六卿之官六卿之屬
不異於古昔則秋官之事當責之秋官之屬冬官之事當責之
冬官之屬斯可辨矣他皆類此而止耳臣觀近年以來朝中有
一事則有提調焉有從事焉不知其幾矣假如冬官有事則他

官之屬抄而蒞之臣不審其官之事不至於廢歟臣竊未安焉
臣愚以為苟得其人則一提調足矣二三從事足矣而專責之
其官之屬斯可辦矣何必煩歟天下之事不過曰簡而已簡則
專責之煩則不專責之矣且如論功行賞之際煩尤不可也朝
之士大夫資高者多資卑者少專以此故也伏惟 殿下深燭
是弊事事專責之其官從其簡毋從其煩幸甚臣聞昔唐太宗
曰言之而是匹夫之言未必可棄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臣雖至
愚極陋乃所言則實有關於國家之大體但其間狂僭迫切無
所逃罪然古人有言曰言不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臣之所見
亦如是也是以忘言之狂僭而獻焉伏惟 殿下恕其狂僭不
以人廢言且臣聞之古人有言曰朝拜官而夕奏疏臣之此疏
晚乎晚矣但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使其言得行其一二則雖曰
夕死可矣區區持祿容身以苟焉於世恭臣之素志也伏惟
殿下垂仁採納焉○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馳啓曰元良哈幹
朶里骨看等多欲入朝請觀其誠偽考其功勞依前日定額上送

答諭曰今到鍾城兀狄哈金弓豆沙延帖木兒等二十五人並分運上送又有欲來朝者觀其誠懇上送其遂去者皆厚待毋使生怨前諭卿有功者外毋上送者謂作賊者耳兀狄哈骨看本不與賊不宜薄之更生一敵也如更有言毒藥薄待及高嶺幹朶里等事者答曰欲如害爾何必置毒往來者多何獨害一微人因一人病死而怨甚無謂也待爾不一實因諸鎮豐儉耳安有厚於前而薄於後乎高嶺之事幹朶里實畏汝而竄伏投入耳非我保之也汝等以此怨我不亦遠乎如是聞說以解愚惑○乙未傳于承政院曰今聞忠清道失農來春溫陽行幸不便於心故欲幸江原道高城黃海道白川海州等溫井何處可也承政院及兵曹判書尹子雲對曰溫陽屋舍完具今但修之而已若高城白川海州則無屋宇恐未及創建不若溫陽之為愈也雖云失農行幸凡事至簡何害於民又傳曰所謂三溫井子亦後日當往不可不並修屋舍且東萊雖遠猶可往亦並修治尹子雲啓東萊則臣親見之館舍完好雖不改營即可幸矣

○內需所奴貴敏告咸吉道採訪金束時亂言囚貴敏于義禁
府遣本府郎官拿束時與事干人來○火刺温兀狄哈多伊舍
等三人來獻土物○丙申 御思政殿受常參左議政具致寬
知中樞院事鄭軾福川君權愷及承旨等入侍設酌 上與致
寬議永垠疏中任議親任守令等事致寬因陳議親及功臣子
弟任事之難請建敦寧府 上然之而重於復設竟未施行有
頃 上入御康寧殿 召諸宰又設酌○左議政具致寬往祭
廣州父母墳命京畿觀察使致祭又親到宴慰○召義禁府提
議 傳曰歲冰闕役之人久在牢獄實為未便然而不論則又
不可將何若而可鄭軾對曰今其闕役之人京市署漢城府為
多京市則市裏人也漢城府則城底人也差人捕之至則皆曰
我非罪人也居某鄉某村因事上來寄宿其家枉見拘執不知
為某事也考號牌則是也臣等謹已平反釋之者多矣然猶在
繫者亦不少矣 上曰無罪者出之有罪者姑勿論啓隨即決
罰放之庶幾不至於滯獄矣軾等承 命乃退時歲冰闕役在

獄者多滯故有是命○正朝使李義堅進賀使崔有臨到遼東送聞身事件于承政院以啓皇帝冊封王氏為皇后詔曰帝王為治莫先正家正家之道必自大昏始惟先帝臨御之日嘗為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矣迨至憑几顧命猶以昏期責成有司朕于時執禮彌甚未敢遽從矧敢與其事不意內臣牛玉徧徇已私矇矓奏請皇太后將已退吳氏復選冊立禮成之後朕觀吳氏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定者夫既遵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非其人何以表宮闈而相祭祀興言及此內疚于心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明正牛王之罪廢黜吳氏不敢以歲月緩自念與非其人寧虛厥位而在庭文武羣臣再三陳請謂中宮不可久虛義正詞切朕難固拒今勉從所請仍遵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為皇后於戲自古人倫有常有變變而得正何憚不為茲朕是舉匪徒正家抑恐上負先帝選授之命於心有不安 誕告多方使明知朕意王氏南京千戶之子王鎮之女初太監裴當簡選而來待年別宮及冊封之

日太監牛玉與吳氏之父吳俊交通受賄托以王氏身有癩瘕
冒奏冊立吳氏帝一日遊後宮見王氏德容疑之赤身視之身
果無咎始知牛玉之詐遂廢黜吳氏改封王氏為后籍牛玉夫
俊等財產牛玉定為南京菜圃軍吳俊山東沁海衛屯軍王鎮
授左軍都督府都督遂給牛玉吳俊等財產家舍○咸吉道節
制使康純據鍾城節制使裴孟達呈啓城底兀良哈上護軍同
郎介來告曰尼麻車兀狄哈都萬戶沙迎帖木兒到吾家言曰
前此朝鮮待我極厚且謁諸鎮則多給布鹽又從情願許入朝
賜絲布衣帶以至鞍馬 上恩深重近年以後接待稍薄至以
藥毒殺怨恨悉深且吾輩擊斡朶里以復讎時高嶺守將匿斡
朶里於城內故酋長等議托復讎并寇高嶺臣以萬一不勝忿
怨起兵而來則勿輕與戰依前降 諭書權辭開說使無嫌隙
如欲強戰勢不得已然後臨機應變事移于諸鎮堡純又啓具
州尼麻車兀狄哈金子豆率管下二十五人到鍾城鎮言曰吾
等率兵三百徑到李滿住管下沙下致部落男皆騎山擄得女

人小童五十三名牛馬五十五頭且請朝見故臣已令諸鎮第
其功勞從約上送然兀狄哈等數多出來懇請朝見則處之何
如○同知中樞院事洪濟辛辛賜賻米豆并三十石棺槨紙
一百卷○丁酉司憲持平趙岷來啟曰京畿楊根郡事南曠時
方被劾而觀察使沈璿考績置最且諸道考上者多而中下者
少請鞫之 傳曰諸道不必問唯璿可鞫○戊戌以崔恒為議
政府左叅贊寧城君李石亨判漢城府事尹贊刑曹叅判坡城
君李季專工曹叅判成任同知中樞院事姜希孟中樞院副使
李坡左承旨申澗右承旨尹弼商左副承旨吳伯昌右副承旨
許琮同副承旨朴安性行司憲掌令趙岷行司諫院獻納宋淑
琪行司憲持平李尹仁兼知兵曹事○己亥 御思政殿受常
叅視事召領議政申叔舟都承旨盧思慎曰予欲觀棒戲 命
水膺大君琰誼城君案樂安卿監水川卿定鎮南君終生龜城
君浚巨濟正徹等擊棒俄而 入內與宗親設酌○辛丑賜僧
信眉正鐵五萬五千斤米五百石綿布正布各五百匹○火刺

溫兀狄哈護軍多伊舍為海子菲等處萬戶○壬寅以圓覺寺有異香瑞氣百官陳賀○平安道觀察使金謙光馳啟野人李滿住管下副萬戶金納老等到滿浦鎮告曰滿住言去壬子年間火刺溫毛都古等寇慈城搶擄人口六十四名我領兵五百遮路還奪送到朝鮮其時再遣朴好文通事李和尚等宴慰以賞功吾等保無他心乃於癸丑丁巳年舉兵來攻殺吾妻子然至今專仰大國故吾子豆里欲居皇城平拒而不納以此觀之則恐與賊人趙三波甫下土等同被攻伐如癸丑年也回諭謙光及都節制使楊汀曰若有李滿住之人更來者語之曰前日啟納老等來告辭緣傳旨曰汝李滿住自我即位以來盡送諸子來見豆里亦欲居京侍衛方欲許之中朝厭忌故不果其後趙三波等入寇時汝每報變予悉知汝誠懇豆里欲居皇城平亦聽許之但作家給糧恐中朝聞之以為我招來以是不敢豈有他故趙三波等累來為寇終當勦滅今慮汝驚動姑忍耳汝滿住自來汝心納款予亦推誠愛撫雖罪三波必不並及勿

自疑貳癸丑年事事在先朝予未詳知然豈有不分是非而賞
罰並行之理今既許汝改心往事不必更論汝母驕動安業樂
生○癸卯內出小簡曰二十四日交年令宗親擊棒二十六日
觀儺二十七日豐呈二十八日觀儺逐疫二十九日擊棒小宴
觀火○幹朶里馬仇音波等七人來獻土物○甲辰 論諸道
觀察使節制使處置使等曰為政不過進其能者退其不能者
而已予寄知以方面之重委卿以黜陟之任欲其旌別淑慝以
副予意也道內守令萬戶中豈無能而可用不能而可退者乎
未聞以某也賢某也愚某也廉某也貪分別而上之何耶茲予
委卿之本意也宜速第其賢否以聞頃聞採訪等縱酒作弊者
有之若然縱有松鶻何暇捕捉如此等事亦宜察啓○清平君
郭連城卒連城字保之清州人初屬內禁衛中武舉歲壬申從
上朝大明丁丑中武舉重試超拜僉知院事俄陞嘉善咸吉
道兵馬都節制使封清平君八為仁順府尹吏曹叅判出為
慶尚道都節制使至是以病卒命停二十七日觀儺二十七日豐

呈連城少有武才 上之如大明也以軍官從之及靖難也持
服在家 上使人召之有功遂為功臣驟至大官 上甚信重
之性麤暴貪酷其節制慶尚也見吏人承老者家甚富饒老而
無子只有妾女子年纔六七強置營中驟發獷悍之徒徵承老
宿債未償者虛立文契橫侵萬端未幾承老及女皆死徵債如
舊官吏不能制軍士少有違錯加以酷刑至有擊腮皮牌打頭
木槌軍士畏之如豺虎焉居家婢僕有失意者棒之不擇大小
至有死者治產甚勤受債者莫敢不償貧不能償者雖懸鵝百
結之衣必奪之賣以充之家甚富有二妾將死也召前分財與
之其小妾乃官妓也執其手曰我死之後汝必嫁人矣枕邊有
刀取之欲刺其眼小妾遽避之刀觸傷其眉剛戾之心至死猶
在謚曰安襄公寬裕和平安因事有勞襄○乙巳全羅道軍籍
使姜老中風脚痺 命遣女婿李義幹醫官魏孝順等賫藥往
救○傳于義禁府曰亂臣朴苞孫竹山官奴同良與其子女並放
遣○丙午正言金漬來啓曰朴苞罪關 宗社其子孫不宜赦

且亂臣外孫豈可赴試 上不久○義禁府啓咸自尚盧孟習
李堅發全自順鄭孝孫僧處中等謀奪永膺大君家婢德藏本
宮奴芭蕉等偽造文券咸自尚則教誘處中自順偽造 太祖
賜牌 度祖傳係偽著 御押竊造 御寶請勿論赦前依律
科斷為首咸自尚處中處斬其知情隨從全自順鄭孝孫盧孟
習李根發杖一百流三千里 從之○丁未日暈○上與中宮
御思政殿觀儺王世子入侍宗宰承旨等亦入侍設酌王世子
進酒宗宰以次進酒雜戲俱作夜二鼓逐疫優人因戲自相問
答官吏貪廉之狀閭里鄙細之事無所不至○戊申 御康寧
殿設酌令入侍宗宰擊棒夕 上與中宮御忠順堂觀放炮火
野人馬仇音波等二十一人倭護軍三甫郎大郎等三人入侍
後苑及白岳山頂一時放火聲震天地倭野人驚惧失色

(B)
732.55
4724
[v.7]
no.12
0163749

昭和五年十月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7]
no.12